通志堂經解

ロ仁 12
1.411
449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二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鄭氏曰凡接子擇日雖三日之內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至國君世子皆謂長子非冢子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下云國君世子大牢故知上冢子謂天子世子也喪服父爲長子是上下通稱長子故鄭云通於下謂通庶人士大夫也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牲禮窮故與士同用豚也

嚴陵方氏曰擇日卜日也卜而擇之故也

門 12
號
卷

山陰陸氏曰據上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應云諸侯世子據上庶人特豚應云國君大牢今曰國君世子大牢爲其接以大牢同於王也是以盛言之盡其辭焉耳且言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推國君而遠之使不偪上也又以著自庶人積隆至是窮矣蓋禮窮則同此皆言之法也

慶源輔氏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爲至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鄭氏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者特埽一處以處之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敎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此人君養子之禮也他人無事不往爲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

孔氏曰此一節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侯養子選擇諸母及養子之法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中君子爲庶母慈己者鄭註引此三母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爲之服小功若諸侯之子三母則不服也此雖在三月之前其實三月之後養子亦當然也

長樂劉氏曰寬則容德固多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温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淑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愼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爲子之師焉若夫愛子以

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温察其好惡相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司負之者保母之職也夫世子國之根本生靈休戚之所繫也弗正厥始用基德善則比於匪人終戕其性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弗淑其習烏能正厥性俾近於聖賢哉先王制禮慎乎微也乃及於是知所務矣三代所以世有賢君繼繼承承於萬世作民父母以建皇極者豈無所自哉

嚴陵方氏曰諸母與曲禮不漱裳之諸母同擇於諸母將使之爲子師也雖非諸母而其德如下所言可以爲人師者亦擇之故曰與可者

山陰陸氏曰孺子幼弱須人以成之時也於是擇師傅焉書曰孺子其朋其往正言孺子以此此三母猶三師也言慈母以知師之爲嚴言保母以知慈之爲傅

慶源輔氏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則其視者不雜矣又使寡言者傅之則其聽者不雜矣書曰敬敷五教在寬是教人者當以寬裕爲先也況於保孺子乎慈惠則有以愛其生温良則其氣質之移之也易恭敬則其情性之感之也深有是衆德而又能慎而寡言焉然後以之爲子師慎則其心一而不分寡言則其行敏而不躁師保孺子者尤其宜也慎則言語自寡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鄭氏曰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貴人大夫以上

也由自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夫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避人君也

孔氏曰自此至如養禮一節明三月之末卿大夫以下名子之法又書名藏之州府妻遂適寢夫入與妻餕食之事三月翦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囟者是首腦之上縫故說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曰角午達者案儀禮云度尺而午註云一縱一橫曰午今女翦髮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云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上文云妻將生子居側室則知此夫入門即入側室之門亦南鄉故有阼階西階也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也人君則見適子於路寢見庶子於側室並見丁文然大夫見妾子於內寢諸侯見妾子於側室何以下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註云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則是人君見妾子於外寢不在側室也蓋人君世子之弟見於外寢也妾子見於側室但庶子撫首咳而名之與世子弟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其實在側室也

嚴陵方氏曰角則相對以其耦也羈則相午以其奇也揚雄所謂羈角之哺果而啗之是矣或男耦而女奇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類也

慶源輔氏曰男女初生羈角左右其辨也如此則知男女之別無非自然之理豈特以末流之害然後制禮以別之邪

山陰陸氏曰上言特豚特豕少牢大牢此言具視朔食亦

相備也接子進於見子一等則其衣服進可知若國君世子大牢以冕服接之歟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鄭氏曰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祇敬也或作振欽亦敬也帥循也欽有帥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記有成者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後告諸母若名成於尊適寢復夫之燕寢

孔氏曰此一節論母以子見父及父名子妻遂適寢之事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孺稚也謂恭敬奉見稚子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循善道對訖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妻對夫云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對訖遂左鄉迴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師也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也

嚴陵方氏曰夫曰欽有帥者欲其帥教而不敢怠也妻曰記有成者欲其成身而不忘也執其右手則期其力事也左還授師則順其陽道也孩子以咳之則笑故謂之孩咳而名之則若笑而受其名

山陰陸氏曰咳而名之待之若有識焉咳始誰之時也夫對曰敬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以成之帥之者父道也成之者母道也妻言遂適寢妾言遂入御妻言夫入食如養禮妾言禮之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妾之辭瀆言之法也

慶源輔氏曰姆先相曰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婦之禮嚴

矣夫對曰欽有帥妻對曰記有成夫婦之義一矣姆先相者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傅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鄭氏曰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四閭爲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

孔氏曰此經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絕宗則不告諸男也此舉諸男是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書名而藏之謂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此據卿大夫以下而引春秋者欲證名子生年月日之事也鄭云四閭爲族以下皆周禮地官文閭之屬吏則有閭史州之屬吏則有州史州伯則州長州府是州長之府藏夫入從側室入正室也案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大夫以上則無文鄭知如婦始饋舅姑者以下文云妾生子及三月之末見子之禮如始入室明知此如養禮如始入室養舅姑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名則辯告之以示於衆書則藏之以傳於久則以男子者人之所貴重故也若華封人之祝堯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據此閭有府史州亦有府史而周官不言閭胥州長鄉遂之官也其府史胥徒王以委之然則出使長

之其猶出封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鄭氏曰子升自西階則人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及適庶之禮案內司服註云后六服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於王之服諸侯夫人以下所得之服各如王后之服則夫人亦如王后也此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註云次而褖衣者此謂見子見子若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服次者首飾次第髮爲之則少牢禮髲鬄是也鄭註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爲之

山陰陸氏曰不言三月之末嫌緩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嫌慢皆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使從可知已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鄭氏曰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者謂欽有帥記有成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弟及妾子之禮適子謂太子之弟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帥循也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勅戒之辭然夫人所生之子容可如世子見禮若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

五字

子耳案前世子生君名之乃降亦無辭也而云適子庶子無辭者以前文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故於世子之禮略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故鄭引前文卿大夫見子之辭而言之也

嚴陵方氏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山陰陸氏曰內寢適寢也外寢路寢也據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鄭氏謂外寢燕寢也非是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鄭氏曰不以日月不以國終使易諱不以隱疾諱衣中之疾難爲醫也不敢與世子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爲改

方不英

孔氏曰此一節論名子之法尊卑上下同有諱避大夫士之名子當辟世子之名案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齊惡先衛侯生故與衛侯同名故鄭知先生者不改也」

馬氏曰穀梁傳曰衛侯惡又有衛齊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從來也故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君臣不同名矣至於爲臣而與君同名則特稱字而已

山陰陸氏曰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正也其又致曲則不以山川曲禮是也其又加詳焉則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春秋是也不言日月其辟之如此則不以日月不疑曲禮先不以國以著國君名之如此內則掌上國君不疑故以敘言之若不以山川而仲尼名丘則凡所

謂不以名子者國君之禮也故曰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鄭氏曰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妾生子之禮異於適子之法也君謂夫也妾賤故謂夫爲君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但夫之燕寢對夫人及適妻之寢及側室爲在外故鄭前註云外寢君燕寢也此經稱內寢知是適妻寢也

案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夫餘御餕婦餘彼謂正妻若妾初嫁始來夫婦共食初來之妾特餕其餘今妾已見子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餕其餘亦如始來時也前文大夫妻見子之後遂適夫寢未即進御後云夫入食如養禮乃始進御此文云見子遂入御故鄭知大夫士之妾異正妻也

嚴陵方氏曰使之特餕則私之而已以其賤故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漱澣夙齊不言沐浴朝服相備也夙齊言昔朝服言今

慶源輔氏曰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於其初矣特餕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鄭氏曰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君庶子生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案前註云凡子生皆就側室今特舉庶子則世子可知也生子之妾君所特有恩賜偏所愛幸君則自名其子故曰君名之衆子謂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使有司以名其子也其母朝服見於君故擯者抱子

嚴陵方氏曰公庶子即前所言見於外寢者是也此申明言之耳

山陰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可知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可知據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經有世子有適子有庶子有衆子適子世子之母弟也衆子庶子之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鄭氏曰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之禮同也庶人或無妾

孔氏曰庶人無側室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寢不須出居羣室也其問之與卿大夫士同也

嚴陵方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羣室則固無定所矣凡此以庶人之賤故其禮略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鄭氏曰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孫見祖之禮卿大夫以下之事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告戒之辭今孫見於祖適子既在其孫猶爲庶孫且隔於父無所傳重故與見庶子同無辭者也若所生適子其父既卒則適孫與冢子相似當有辭若庶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也

嚴陵方氏曰父在謂祖在也據子之父稱之故曰父爾以祖名之而不以父者家事統於尊故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鄭氏曰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劬勞也大夫之子食母選於傳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賤不敢使人

孔氏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及大夫士適妻養子之人尊卑有別

山陰陸氏曰不言寢不言君所嫌褻也

慶源輔氏曰劬母道也勞不足以盡之詩云母氏劬勞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鄭氏曰旬當爲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冢子未食而見適子與庶子已食而見急正緩庶之義也此謂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而母禮則異矣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及命士適妻與妾同時生子見之先後差異之別并明天子諸侯見冢子及適庶緩急之儀旬者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

故鄭云均而見冢子以下鄭知是天子諸侯者以上文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適庶均見此則有食前食後見之不同又前文云世子生其次適庶見於外寢是國君之禮此經亦云適子庶子故知是天子諸侯也未食謂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是急於正也先與后夫人禮食之後然後始見適子庶子是緩於庶也

嚴陵方氏曰生子則必有食禮大夫士之子則旬而見天子諸侯之子則有未食已食之别者詳於貴略於賤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子既見之後凡旬一見冢子則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則食而後見此急正緩庶之義也執而見之者待之若與己等冢子故也其名之也如此

新安朱氏曰此說疑鄭失之旬如字謂十日也别記異聞或不待三月也承記大夫禮而又别其冢適庶子之異同

冢子之禮仍與前章同唯適子庶子爲異耳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鄭氏曰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而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文異意實同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男女自幼少教之之事男女鞶囊之外更有繒帛之物緣而飾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鞶裂者與案傳作鞶厲此註云鞶裂其義同也

嚴陵方氏曰教以右手則取其強而已是固男女之所同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内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楊子言鞶帨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爲帶特鄭氏以男鞶革爲

盛帨之囊誤也詩言垂帶而厲毛萇杜預之徒皆以厲爲帶之垂者特鄭氏以而厲爲如裂亦誤（禮書）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鄭氏曰方名東西也不同席共食蚤其别也教之讓示以廉恥也數日朔望與六甲也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爲襦袴爲太温傷陰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爲也肄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

孔氏曰自此至尚左手論教男子從幼及長居官至致事之事禮帥初者帥循也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爲學幼儀者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侍長者之儀請習學篇章簡禮

及應對信實言語也

嚴陵方氏曰知方非徒知其遠近上下而已又有以知陰陽向背之宜不同席欲其居處之異也不共食欲其嗜欲之分也出入門戶則欲其行之讓也即席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則行固欲其讓也又曰衽席之上讓而坐下觴酒豆內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其讓矣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天有十日故九年教之數日然日有十則先教於九年數與方皆五則後教於六年者何也蓋日陽也數與方皆陰也有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意十者天地陰陽生成之理備矣出就外傅曾子問所謂古者男子外有傅是矣書即周官保氏所謂六書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也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傅

所學之事也禮帥初謂遵習先日所爲而不敢變也慮其妄有所改爲故也朝夕學幼儀者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昧爽而朝之類則朝之所當學也若日入而夕之類則夕之所當學也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於策必請而後習之者則以不敢專故也

馬氏曰書文字也以奇乘耦剛柔雜比以相成故曰文以其始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以其可以記事故曰書文言其形字言其法書言其用先王之世書止爲六藝之一而以之教小學者蓋書者學之所始敎之於始固其所以成之也

山陰陸氏曰十年以後有學無教據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請習簡而易從諒而易知之事

横渠張氏曰袴則今之袴也襦今之襖子也不以帛則用布也請肄簡諒則童子自請所習於長者也長者所以教者當以簡諒童子未能致文故姑教之以簡童子未能擇信故且使之守信

慶源輔氏曰方名地事也六年教數一至十也十年學計百千萬億也計者數之總也居宿於外者居日事也與燕居間居同襦袴下服不用帛然則上衣猶用帛也禮帥初者前已教之遜讓禮之端也朝夕學幼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也有暇則又請習簡諒矣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鄭氏曰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之稱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內而不出謂人之謀慮也

孔氏曰勺籥也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象謂武舞也用干戈之小舞以年幼習文武之小舞也二十成人血氣強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二十習之博學不教謂廣博學問不可爲師教人內而不出者蘊蓄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爲人謀慮

河南程氏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夙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埽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之人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人爲學也易八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舞勺舞象有弦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其心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里則視聽遊習與政事之施莫不由此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　又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不入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教者歸之於農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進退揖讓之序至於閭里鄉黨之間如三百五篇之類人人諷誦要之莫非止於禮義之言十三又使之舞象然則雖未能深知義理與起於詩其心固已善矣後世雖白首未嘗知有詩此古今異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厚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橫渠張氏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古者教冑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教之

舞教之樂所以欲其和學者志則欲立體則欲和二十博學無方猶知類通達

嚴陵方氏曰成童先儒謂十五以上不言十五則以所學之事不止於十五之時故也非有成人之材則不足以習武非有成物之效則不足以立物故武事必於成童教之且勺雖告武王之樂然以勺其道而道成於文故也象雖奏文王之樂然以象其事而事成於武故也必以告武王之樂爲文者以示文之道必有武爲之備也必以奏文王之樂爲武者以示武之事必以文爲之經也勺周成王之樂以告成大武故取義如此冠者成人之服也冠而後備服服備而後可以行禮故始學禮也孔子言立於禮成於樂此則先樂而後禮何也蓋孔子所言者禮樂之情也此所學者禮樂之文也自情言之則禮淺而樂深自文言之則禮難而樂易此以學文爲主故先其易而後其難者學記曰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蓋謂是矣以其服備故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則備文武故也文王世子教文武之舞皆於夏學以是且十有三年舞勺則有文而無武成童舞象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備文武乃其稱矣教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已知之及成人然後篤而行之以期於熟焉孟子言幼學壯行是矣博學不教者蓋學所以爲己教所以爲人故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者以其果足以爲人故志乎內而無事乎外有所入而無所出也

山陰陸氏曰始學禮凡言始自今始爾其餘不言始有前此者矣據八年始教之讓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四十始仕有學無教聚之而已子弟之道也　又新說曰象舞文

王之樂也武舞武王之樂也酌舞成王之樂也周之武兆於文王故其樂名之曰象而詩曰肇禋維周之禎是也大於武王故其樂曰大武而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是也成於成王故其樂名之曰酌而其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是也天下之理自其成而觀之易知也故十三舞勺自其兆而觀之難知也故十五舞象大夏則舞之文武中者也有干戚有羽籥文武之道備矣故二十而後舞大夏公羊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記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其言正相反則夏有干戚可互見矣詩言籥舞笙鼓又言以籥不僭記言夏籥序興其言正相當則夏有羽籥可知矣

慶源輔氏曰十年衣不帛襦袴謂襦袴不用帛耳博學不敎內而不出獨善而已獨善其身未足以善人也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取諸人以爲善也取諸人以爲善則善足以及人矣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鄭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無方言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於友視其所志也物猶事也方物言常事也服官政統一官之政也七十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左手陽也

孔氏曰三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征役始理男事孫友言孫順朋友視其志意所尚四十年壯仕官行其常事無所謙遜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爲國也

河南程氏曰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

自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嚴陵方氏曰三十年爲一世而男女爲室有室所以傳世也傳世則有父母之道理男事者父道也博學無方繼之以孫友視志孔子言學而時習之繼之以有朋自遠方來亦此意也孫有自卑之意書曰惟學遜志然所取之友有賢否則所存之志有遠近故以孫友而視其志也至此必視其志者以當壯而有立之時故也四十則強之時也仕則與物接而有理可言故謀不得不出有患可思故慮不得不發然謀慮豈以僞飾加之乎亦比方事物以應之而已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也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也拜尚左手尊陽道故也

山陰陸氏曰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此士之事也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者始仕而謀去就士之事也既仕矣有去就焉大夫之事也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服官政則與上所謂服從者異服從服而從之服而從之則有死而已士執雉是也即服官政不得其官則去大夫執鴈是也七十男子止致事女子止嫁嫁女之終也男子如上所謂不愧於陽矣雖尚左可也女子如下所謂不愧於陰矣雖尚右可也

新安朱氏曰方物方猶比也

慶源輔氏曰子貢謂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可謂能遜友而視志矣又子游曰吾友張

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亦然內而不出所以蓄之也孫友視志所以證之也出謀發慮所以行之也不可則去不言不合者合在彼可在我易曰比之自內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鄭氏曰不出恒居內也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紃絛也觀於祭祀以下當及女時而知

孔氏曰自此至右手一節論女子自幼及嫁爲女事之禮案九嬪註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爲婦容鄭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爲婦言娩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以爲婦功組紃皆爲絛紝謂繒帛或云組是綬也然則薄濶爲組似繩者爲紃下云十有五年而笄此觀於祭祀是未嫁之前觀看須於廟外納此酒漿籩豆菹醢之等置於神坐一納包此六事也

嚴陵方氏曰不出謂常居閨閤之內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則績事也治絲繭則蠶事也織以機紝以箴組綬屬凡此皆學女事以共衣服之用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焉詩不云乎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蓋助奠之謂也

慶源輔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爲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爲盛也執與孔子執御之執同治有慎意安於執麻枲而慎於治絲繭夫教也始於德容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事盡是矣

（音三）山陰陸氏曰詩曰緑兮絲兮女所治兮所謂治有如此者若麻枲女工之事煩縟者也是故謂之執卽言觀祭祀兼納酒漿亦觀也禮相禮相者助奠助長者奠禮相以貌助奠以力

新安朱氏曰納謂奉而入之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鄭氏曰十五而笄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有故謂父母之喪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禮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右手陰也

孔氏曰女拜右手漢時行之也

嚴陵方氏曰三五而圓者月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而笄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矣然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爲美陽以壯爲強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略耳故王氏謂女子非二十而後可嫁以爲二十而不嫁則非禮男子三十而娶四十強而仕推此可知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拜尚右手尊陰道也

馬氏曰易曰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蓋男之窮必至於濟而女之終止於歸而已故内則男子之事必至於官女子之事則止於嫁也

江陵項氏曰鄭氏註周禮肅拜云若今婦人撎蓋古之拜如今之揖折腰而已介冑之士不拜故以肅爲禮以其不可以折腰也然則其儀特斂手向身微作曲勢耳鄭氏之所謂撎蓋如此此正今時婦人揖禮也據鄭氏說則漢時

婦人之拜不過如此或者乃謂自唐武氏始尊婦人不令拜伏則妄誤之甚矣周天元時令婦人拜天臺作男子拜則雖虜俗婦人亦不作男子拜也況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人之揖則婦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人之伏此理之必無者也大抵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爲稽顙之容今之婦人亦以古婦人之拜爲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作虛坐之勢視古已加不得爲之減矣此經尚右手者特言斂手右向如孔子拱而尚右之尚非若今用手按膝作跪也男之尚左亦然古跪自是一禮與拜與伏不相干

後學　成德　挍訂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二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三

玉藻第十三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糾爲之貫玉爲飾此於別録屬通論

金華范氏曰玉藻一篇巨細兼舉自冠冕衣服推之齊明盛服致精明之德於内垂紳正笏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於外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至飲食起居之纖悉文若不類然錯綜而觀固雜而不越也天子受命於天故嚴恭以享上帝羣臣受命於君故敬順以事天子亦大學之道歟身者天下之本元首又身之本以德服人温其如玉冕以莊其首服以章其身祭極敬朝極辨各有常儀一飲食一言動各有常度及天時少愆遽爲之變禮深自抑損若仰愧俯怍而不自安表儀若此四方訓之故濫卜之

嚴齊車之式所以敬天也居寢有常風雷必變所以畏天也将適公所齊戒沐浴洞洞屬屬事君如事天矣惟能事上斯能臨下宜登車之光輝如也君子者通上下而言之也鳴玉搢笏之義将引而伸之姑微倡其端比德之意雖同然隆殺詘伸理一而分殊矣自侍坐之始至禮成而退中間賜食侑食賜爵受爵醬齊之授尊罍之設皆有節法冠一也而品彙有差服一也而名制有別古者垂衣裳而天下治固百王所共由也一或渝之聖人必著失禮之始聲其罪於萬世其諸春秋之筆乎冠冕弁服之既備於是秉笏束帶垂紳被韍動容周旋於禮之中行有環佩之音車有鑾和之聲禮之所與衆之所治外朝濟濟矣而內之命服皆有章百僚師師矣而童子之飾亦有節殺核之微而少長之後先賓主之辭遜無敢慢賜獻之頃而車馬之乘服服食之饋受不敢輕交際會盟各有攸當愛親事上而命呼之唯諾門閾之出入必謹君大夫士而步武之疾徐几席之舒斂必中曲矜細行無一物不在禮聖人制之君子由之尊卑大小各安其分此禮義所以養人之欲也凡行容以下乃總結上文之條目舉凡言側必汲汲於廟與朝蓋先立乎其大者餘可槩見也舉踵行坐莫非足容拱揖秉持莫非手容稱謂擯詔莫非言容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其委蛇繁密略與少儀曲禮相似而玉藻閎深矣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鄭氏曰祭先王之服也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

孔氏曰自此至食無樂一節總論天子祭廟朝日及日視朝并饌食牲牢酒醴及動作之事并明凶年貶降之禮天子玉藻者藻謂雜采之絲繩以貫於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也藻之前後各有十二旒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言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差降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次玄五采玉既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二色者先朱後綠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異矣天子十二旒在前後垂而深邃也延用三十升之布染之爲玄覆于冕上出而前後冕謂以板爲之以延覆上故云前後邃延也但延之於板相著爲一延覆在上故云延冕也弁師註延冕之覆在上是也卷謂卷曲畫此龍形卷曲於衣以祭宗廟司服及覲禮卷皆作衮其六冕玉飾上下貴賤之殊並具王制疏

長樂陳氏曰大裘之冕以質爲尚故無玉藻以其內心也衮冕而下以文爲尚故有玉藻以其外心也冕之爲制方其後而昂之則足以立不變之體而與萬物辨圓其前而俛之則足以致無方之用而與萬物交表之玄也地道之所以升裏之朱也天道之所以降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方而昂之以象其升於北圓而俛之以象其降於南乃其所也然名之曰冕象其與萬物交者爲主故也

延平周氏曰十二者天之數變化者天之道十有二旒所以則天數也龍衮所以體天道也仰有以則天數俯有以體天道然後爲可以祭然服有六冕止於五內大裘而外

袞衣則雖祭天可也特以其對玄端而祭故龍卷爲祭先王而玄端爲祭先君

嚴陵方氏曰玉爲德之美貫之以藻所以象君子以德爲體以方爲用也冕必旒所以蔽明而示內視也後亦設之者有戒慎乎其所不覩之意旒以十二爲節則天數故也惟天子爲能備天數也邃延用以覆之弁師所謂玄冕延紐左氏所謂衡紞紘綖皆言是耳延則以前得名邃則以後得名而旒之十二前後各垂故曰前後邃延弁皆不言邃者冕既以俛得名則延固可以該邃矣其他先邃而後延者邃之方則不變之體延之圓則無方之用先邃而後延從體以起用也龍卷蓋九章之服周登龍於山則龍爲首章故主於龍而名之夫龍之爲物升降自如不見制畜變化而不可知天之所以爲用者也以周官司服考之自享先王而上皆袞冕惟祀五帝而上則襲大裘於內耳

馬氏曰冕之爲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服飾於下陰也故有六冕袞則圓於上陽也故止於六冕止於五則大裘而冕與袞冕一矣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享先王則服袞而已周官於祀昊天不言袞則用袞可知也記於龍袞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冕袞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山陰陸氏曰天子用全故曰玉藻卽若諸侯有非玉者矣據瑉玉二采龍卷舉重諸侯玄端以祭舉輕相備也

賈氏曰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此據衣服若諸侯建旂則畫交龍升降俱有（儀禮疏）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鄭氏曰端當爲冕字之誤也玄衣而冕冕服之下朝日春分之時也東門南門皆爲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孔氏曰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玄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鄭註知端當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案宗伯實柴祀日月星辰則日月爲中祀而用玄冕者以天神尚質故也魯語云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大采謂衮冕也春分日長故朝日然則夕月在秋分也朝事儀云帥朝侯朝日於東郊故知東門是國城東郊之門也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故知南門亦謂國城南門也案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鄭註云謂宗廟殷人重屋註云謂正寢也周人明堂鄭云三代各舉其一明其制同也又周書亦云宗廟路寢明堂其制同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路寢既與明堂同制故知反居路寢亦如明堂每月異所反居路寢謂視朔之一日也其餘日即在燕寢視朝則恒在路門外也論語曰告朔之餼羊註云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案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在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也

橫渠張氏曰據玉藻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

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嚴陵方氏曰經有曰玄冕有曰玄冠有曰玄端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玄冕者也玄端而居則是加玄冠者也聽朔亦玄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日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必曰門之外者亦猶迎氣之於郊歟

馬氏曰周之朝日王搢大圭執鎮圭而圭之藻藉有五采五就乘龍載大旂而旂之象有日月交龍其壇曰王宮其燎則實柴其牲幣則尚赤其樂則黃鍾大呂雲門而與祀天神上帝者大槩同矣服不以袞冕而以齊燕之玄端祀羣小祀之玄冕豈禮所謂稱也國語曰天子大采朝日而虞以大采爲五色之繅藉而其服則袞其說是也然記稱朝日以玄端蓋非周禮也鄭氏易玄端以玄冕誤云周禮也覲禮天子拜日於東門之外祀日於南門之外祀月於北門之外祭日於東祭月於西然朝日非不於南不載於記夕月非不於西不見於覲禮日陽也以始事爲功而主於東月陰也以終功爲事而主於北故也夫告朔告於廟聽朔聽其事告朔春秋所謂朝廟是也聽朔春秋所謂朝覲是也天子告朔於廟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告朔於廟而已尊卑之辨也蓋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其受之於天也

山陰陸氏曰玄端玄端而冕謂之端以齊制名故齊服有玄端素端玄端而冕冕服之齊服也玄端而冠冠服之齊服也端冕亦或謂之玄冕玄冕齊戒是也荀子曰端衣玄

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茹葷則端冕以齊明矣玄端而冠玄端而冕雖曰齊服然或服以祭亦服以朝服窮則同故也據士祭以玄端諸侯祭以玄端又天子玄端而朝日士玄端莫夕於朝之服南門大廟門也據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考工記曰門堂三之二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鄭氏曰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孔氏曰閏非常月無恒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案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　皇氏曰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

嚴陵方氏曰夫左陽也爲正右陰也時出佐陽而已闔門左扉而由其右以積分者非正故也且開明而發闔暗而用者扉之常也今於開明之時而用其左亦以閏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以居而爲之位故曰立于其中

延平周氏曰左扉即路門之左扉也左爲陽陽主動故闔左扉者有居門終月之意

馬氏曰歲月日時有常也而閏之積則無常堂之居有常也而門之開合則無常天下之理有常者必待無常者而後備焉此王所以閏月居門也昔勾踐伐吴闔左扉而塡之以土先儒謂閉陽開陰亦是意也月令言闔扇而此言扉者蓋木曰扉葦曰扇闔門扇扉之合也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鄭氏曰餕食朝之餘也奏奏樂也上水水爲上餘其次之

五百卅

孔氏曰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敬養身體故著朝服至日中之時還著皮弁而餕朝之餘食餕餘之時奏樂而食餕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也月朔禮大故加用大牢案鄭志趙商問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則三牲備與此禮數不同者鄭謂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與周禮或合或否周禮六飲此五飲亦非周法也

嚴陵方氏曰以禮朝之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餕朝之餘不別改造不敢厚於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正謂是矣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日少牢朔月大牢則所以爲豐儉之節且重朔故也前於朔言聽此於朝言視何也聽主有所受於上視主有所明於下味以淡爲本上水則貴本故也以至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者亦此義也以水爲上則飲爲次矣以清爲上則濁爲次矣故以漿酒醴酏爲之序其名義已見內則解

少隨程氏曰先儒相傳謂前旒蔽明黈纊塞聰亦習之誤此獨祭祀之衮冕爲然欲其專精神以饗神也若視朝則皮弁服何旒纊之有哉

延平周氏曰皮弁之服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用皮者貴自然也衣白而裳素者貴其潔且明也蓋君之於朝當體於自然又欲其潔白於己而明於事也故皮弁以日視朝所謂體其自然與夫自潔於己而明於事者則無終日之間違之故皮弁遂以食日中而餕者約於自奉者也奏而食者非特侑之而已且又使非僻之心無自入也日少牢朔月大牢者重其始也膳夫曰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

俎以樂侑食大司樂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則所謂鼎十有二物者豈非朔月大牢者乎蓋十二鼎者禮之至隆而無以加者也水漿醴酏以酒爲主故其所言如此然考於周官之六飲則不同者豈非夏殷之制乎

山陰陸氏曰日中言奏而食則夕食不以樂侑然猶祭也故曰夕深衣祭牢肉牢肉雖非特殺亦非日中所餕之餘餕餘不祭周官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此云王日少牢朔月大牢則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用少牢與朔月月半然後三牲備爾蓋鼎十有二不必皆大牢亦禮若無故不殺牛則王雖尊不應日殺然則楚語云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舉謂朔月月半以慼者言之也所謂三酒上玄酒五齊上明水則三酒外有玄酒五齊外有明水今曰五飲上水則五飲有涼可知然其目不言晵

之也且水涼無厚薄之齊涼雖上水亦幾於水矣天子言飲諸侯言俎籩飲養陽氣食養陰氣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善言上也天子言奏而食諸侯言稷食菜羹亦善言上

馬氏曰禮俎生魚而麷蔗羞先黍稷而飯稻粱疏布尊於黼黻槀鞂尊於莞簟煎鹽貴於醓醢鸞刀貴於割刀以至大羹先鉶羹大圭先琢圭素車先飾車緇布先冕而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皆五飲上水漿之意也蓋物之養人也無窮而人之逐物也無窮聖人有憂之故凡行禮之際以器皿之本素而無文飲酒之本淡而無味於是貴上之使人薄文以厚本節性以反樸則無敗度之過矣

金華應氏曰皮弁以食敬且質也日中而餕簡且約也日少牢崇其儉也朔月大牢敬其始也或者見周禮膳人膳

用六牲鼎俎十二之說且疑諸侯所奉當半天子而朔月僅爲五俎四簋相去遼遠遂以爲此篇所說爲異代之制是殆未深考周官之說夫食用六穀膳用六牲與夫醬用百有二十甕不言其所實之物初不拘於大牢也特其所用不出於此且於此數者之中隨物而用之耳豈必盡物而用之哉若夫鼎俎之十有二就其想象而爲之註釋爾楚觀射父之所謂舉者亦記其舉之大者爾若常日一舉之數亦有所不必言矣故竊以爲王鼎俎十有二者乃日食常膳之彌文而未必備也諸侯五俎四簋者乃朔食之定數而不容虧也記禮者皆記其所見必不差也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

鄭氏曰天子服玄端燕居左史右史所書春秋尚書具存者瞽樂人也幾猶察也察其哀樂

孔氏曰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左陽陽主動故記動尚書記言語之事故以尚書當右史右是陰陰主靜故也周禮有内史外史大史小史御史無左史右史之名者案周禮大史職云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是大史在君左廂記動作之事則大史爲左史也周禮内史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傳云王命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語之事在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云矧大史友内史友鄭註掌記言記行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攝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註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内史闕故也春秋之時則

五日七十六

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是也御者侍也瞽人審音使之侍側幾察樂聲上下哀樂防君之失政和則樂聲樂政酷則樂聲哀馬氏曰玄所以體道端所以正德其制則先儒謂士之玄端身二尺二寸袂長如之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理或然也玄端齊服也而天子燕居亦服之者蓋先王之禮入虛如有人燕居如有神此所以不愧屋漏也動見於貌言發於聲貌於時爲春陽也故左史書之言於時爲秋陰也故右史書之周官大胥於春歌之時合舞於秋詠之時合聲其意亦若此也行止在君而侍焉者御也即動之微而察焉者幾也政有治忽故民有憂樂民有憂樂故聲有上下上下雖殊而憂樂之聲均有焉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憂聲之下者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憂聲之上者也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樂聲之下者也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樂聲之上者也有史以書言動則上無過失有瞽以幾聲音則下無匿情如此則禮樂交脩而天下治矣

長樂陳氏曰玄端則衣袂與袪廣袤等矣無大夫士之辨也果士之袪殺於袂尺非端也大夫之袪侈以半而益一亦非端也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弔祭及餘衣之袂侈則玄端之袂端可知矣古者端衣或施之於冕或施之於冠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施之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玄冠玄端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鞸紳公西華曰端章甫以至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此施之於冠者也蓋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玄端是

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内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記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祭之冕服皆玄齊之端衣亦玄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嘗以玄端也儀禮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冠禮冠者服玄端雜記公襲朝服一玄端一禭禮自堂受玄端則朝玄端異矣玄端皆玄裳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也鄭氏下文註云朝服冠玄端素裳此說無據禮書

又樂書曰周官典同言高聲硍下聲肆正聲緩則所謂中聲者非高而硍非下而肆一適於正緩而已蓋樂以中聲爲本而一上一下非所以爲中也古者神瞽考中聲以作樂蓋本諸此然則御於君所之瞽其察樂聲有不以中聲爲量乎今夫齊音敖僻喬志則聲失之高而上者也宋音燕女溺志則聲失之卑而下者也上非中聲也下亦非中聲也御瞽在所幾焉若夫不上不下而要宿於中則中和之紀於是乎在尚何幾察爲哉有瞽以幾聲樂則人主無流湎之心矣

山陰陸氏曰諸侯言夕深衣舉輕天子言卒食玄端而居舉重互相挾則天子夕亦深衣諸侯卒食亦玄端而居左史右史諸侯亦應如此諸侯言行或愧於書天子言幾聲諸侯言定體善言上幾聲精矣

延平周氏曰天子之於事則無爲而其所有爲者言動而已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御瞽幾聲之上下

慶源輔氏曰玄端而居如是然後儼然人望而畏之有左史右史以書言動天子諸侯言而世爲天下道動而世爲

天下法宜也故如是書之豈曰有所禁止之哉魏文侯云鍾聲不比乎左高雖曰失其職然古意猶存也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鄭氏曰自貶損也

孔氏曰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烖素服此是天子諸侯罪己之義素服者謂素衣故下文諸侯年不順成君衣布互文也若其臣下即不恒素服唯助君禱請之時乃素耳故司服玄端素端註云爲札荒有所禱請也

嚴陵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

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所以應天者雖以實不以文然文者亦在所不廢

馬氏曰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饉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服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縣雜記凶年乘駑馬皆憂以天下故也然食雖無樂飲酒蓋有樂矣曲禮曰歲凶非飲酒不樂

金華范氏曰自天子玉藻止食無樂此天子之儀人主天下之元首而頭容必比德於玉豈徒莊其首哉十二天數也旒必象焉變化天道也龍卷象焉尊祖配天以是而祭可以對越上帝來格祖考矣東者日之所出向明而治閏必變而從時皆天道也皮弁以食順以質也餕食之餘自損挹也日少牢崇儉也朔月大牢敬始也朔言聽受命於天也朝言視中以觀天下也五飲水之爲上原本而反始也燕居而齊服戒謹恐懼於不覩不聞也言動有書豈曰有所禁止哉表儀天下也幾聲以察治忽聲音與政通唯樂不可以僞爲也年不順成遽自貶損憂以天下禹湯之罪己也吁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口之於味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誰獨無是心哉況享天下之奉乎先王之視聽言動莫不養之以禮視朝聽朔明目達聰示法於人受命於天飲必上水而淡薄之爲貴食必奏樂而非僻無自而入齊服以燕處端冕以事鬼神一衣服飲食動作起居仰不愧天俯不作人故雍雍在宮肅肅在廟安而行之周旋中禮此聖人之於天道也豈勉強而然耶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鄭氏曰玄端祭先君也端亦當爲冕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裨冕朝天子也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皮弁下天子也朝服冠玄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

孔氏曰自此至同庖一節論諸侯自祭宗廟及朝天子自視朝食飲牢饌之禮與天子不同之事鄭知玄冕祭先君者與上龍卷以祭其文相類也玄端賤於皮弁下文皮弁聽朔於大廟不應玄端以祭先君故鄭知端當爲冕也案明堂位君卷冕立于阼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祭魯公以下則亦玄冕也案覲禮云侯氏裨冕鄭註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埤是以總云裨冕聽朔天子用玄冕諸侯下天子故用皮弁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玉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祖廟訖然後祭於諸廟謂之朝享司尊彝云朝享是也又謂之朝廟文六年云猶朝于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

不朝正于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鄭知朝服冠玄端素裳者案王制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玄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註云玄衣即此玄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玄端論語云端章甫是也若上士以玄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雖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爲朝服也知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者以下文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故知此路寢門外朝也知天子諸侯皆三朝者大僕掌燕朝之服位註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正朝儀之位註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掌外朝之法註云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爲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爲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者對路寢庭爲外也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明知中門外別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已具文王世子疏

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須其正朔於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於大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延平周氏曰衣以玄所以體天道章以黻所以辨善惡加之冕則有俯而接物之象上有以體天道下有以辨善惡而又能俯而接物在天子爲可以朝日而在諸侯爲可以對先君故天子玄端而朝日諸侯玄端以祭夫君子愼其獨雖在燕居亦莫不欲體天道辨善惡故天子諸侯皆用玄端而居服有六冕止於五故大裘龍袞同冕是大裘龍

袞之冕爲尊而自降之龍袞而下其冕皆爲卑故言裨冕者所以兼鷩冕與毳冕也言朝者所以兼覲遇與宗也凡天子諸侯路門之外與其大廟皆爲南門之外而天子聽朔必於路門之外諸侯聽朔必於大廟者正朔自天子出而諸侯則受其天子之所頒者也故天子聽於路門之外所以示其正朔自天子出也蓋路門者天子布政之所諸侯則聽於大廟者神之也朝服皮弁也以其爲天子視朝之服故曰朝服周官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是天子視朝服皮弁則諸侯視朝亦皮弁也內朝治朝也諸侯之門雖殺於天子而三朝則同故以路寢之燕朝而對於路門之治朝則治朝爲外朝以路門之治朝而對於雉門之外朝則治朝爲內朝

嚴陵方氏曰玄端以祭與天子朝日之義同然諸侯以一玄端而祭者降於天子故也朝謂朝天子各以其爵之服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大廟示受之於祖也諸侯受朔於天子而已乃云受之於祖者以己得受朔於天子由祖故也玄端祭服也皮弁朝服也天子以祭服聽朔者示受之於天故神之也諸侯以朝服聽朔者示受之於祖故明之也內朝亦曰燕朝以其別於外朝故曰內以其別於治朝故曰燕視止於內朝者常朝也故以日言之

馬氏曰天子冕而祭皮弁而視朝諸侯裨冕而祭亦裨冕以朝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祭統曰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又曰君純冕立於阼階配夫人而言之則諸侯祭以裨冕可知也謂之裨冕者公之服卑於大裘侯伯而

下又卑焉故也鄭氏以玉藻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而朝遂易玄端爲玄冕而謂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與天子同然則祭統所謂純冕卷冕者豈皆魯禮乎且周諸侯之衣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而諸侯相見亦用朝王之圭藉豈祭不以朝王之裨冕特降之以從玄冕乎殆不然矣公西華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則端玄端也章甫殷冠也曰端章甫則以衣名冠殆末世之俗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孔氏冠章甫之冠而公西華亦以端章甫爲禮此記者所以有玄端以祭之說也或曰諸侯朝祭以裨冕荀卿則曰大夫裨冕以其冕止於大夫故也周禮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

山陰陸氏曰玄端玄端而冕諸侯冕而祭於公玄端而冕祭於己據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然則玄端雖冕異於玄冕玄冕纁裳玄端而冕玄裳特牲主人冠玄端不言玄嫌裳或素天子言門諸侯言大廟言内朝斥近不敢以言天子也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鄭氏曰辨色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别也小寢燕寢也釋服服玄端

孔氏曰應門之内則路門之外諸侯中門爲應門外又有皐門此經據君釋服故鄭云服玄端若卿大夫釋服服深衣也

長樂陳氏曰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也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旦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

五日卄

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衆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今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禮書）

嚴陵方氏曰辨色者將旦之時將旦則陰陽於是乎分以辨色而入則以極辨爲事故也視大夫退然後敢退亦與之均勞逸也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是矣

慶源輔氏曰言始入不必早言視之不敢緩使人視大夫所以體羣臣也必如是故天下爲一家君臣爲一人

長樂劉氏曰大夫有政不敢自達者必入路寢之朝以請於君也故大夫未退則君不敢適於小寢古之君臣同心同德以憂國事而君不敢恃其尊大以自暇逸三代之臣所以忠厚勤瘁於後世蓋有所自焉

山陰陸氏曰釋服蓋服玄端若天子退而釋服蓋亦服此及食又服皮弁據又朝服以食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鄭氏曰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三俎豕魚腊也祭牢肉異於始殺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祭牢肉互相挾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朔月四簋則日食稻粱各二簋而已稷食菜羹忌日貶也夫人與君同庖

不特殺也

孔氏曰上天子云遂以食者亦退於小寢釋服至食時又朝服互相明也三俎鄭約特牲禮早起初殺之時將食先祭肺以周人重肺至夕將食之時切牢肉爲小段而祭之故鄭云異於始殺也以天子言日中諸侯亦當言日中諸侯言夕挾天子日中故云互相挾也五俎鄭約少牢禮但少牢祭神加羊與膚爲五此人君所食故無膚有腸胃也詩云每食四簋註云四簋黍稷稻粱是簋盛稻粱也以此推之天子朔月大牢當六簋黍稷稻粱麥苽各一簋若盛舉則八簋故小雅陳饋八簋當加以稻粱也案公食大夫禮簋盛稻粱此用簋者以常食異於禮食若禮食簠簋數更多也稷食以稷穀爲飯食飯也以菜爲羹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後王以爲忌也夫人與君同庖舉諸侯天子

可知

講義曰朝服以食以見一國之奉亦不可忽也

嚴陵方氏曰牛羊豕爲大牢羊豕爲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者或羊或豕而已日食特牲下文言祭牢肉止言牢而不言少則不必具羊豕矣祭肺則明堂位所謂周人祭肺是矣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祭牢肉則以夕食非始殺故止於肉而不必肺也周官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膳非祭朝之餘此言日中與夕則燕食爾而口祭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略故也朔月少牢固以降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牛故也俎以薦魚肉則天産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産也故用陰數之耦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之常膳非不以稷爲食特以稻粱爲

上而稷爲之次爾非不以菜爲羹特以雞犬爲胾而菜爲芼爾今乃食止以其次羹止以其芼則以疾日當自貶故也夫人與君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

山陰陸氏曰深衣敉祭牢肉之上則夕亦以此食矣天子言卒食以居諸侯言夕深衣祭牢肉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玄端亦言之法所謂朝玄端夕深衣如此夕燕居之時也雖天子亦深衣易曰君子以嚮晦入燕息若端朝事也

長樂陳氏曰深衣以其深而有靜意而夕者離陽之動而復陰之靜故於是時則服以象之也

馬氏曰春秋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學則飲食之約也宜矣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又檀弓言子卯不樂皆謂此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

鄭氏曰故謂祭祀之屬踐當爲翦翦猶殺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或論天子或論諸侯或論大夫士所爲尊卑之異隨文爲義無復總別大略此經謂諸侯也無故不殺羊亦諸侯大夫也天子大夫有故得殺牛鄭註祭祀之屬者若待賓客饗食亦在其中矣弗身翦謂尋常祭祀之事則身自爲之故楚語云禘郊之事天子自射其牲又刲羊擊豕是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是乃仁術也庖蓋宰殺之所廚蓋烹飪之所

山陰陸氏曰踐讀如字血氣之類蓋若螻蟻吾能弗踐而已不能禁人使勿踐也故曰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若

行葦周家忠厚之志豈一日之積哉

慶源輔氏曰君可以殺牲矣猶無故而不殺仁之至也遠庖廚不得已也於得已焉雖蚍蜉之微弗身踐也

金華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廚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鄭氏曰君不舉者爲旱變也此謂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月也春秋之義周之春夏無雨未能成災至其秋秀實之時而無雨則雩雩而得之則書雩喜祀有益也雩而不得則書旱明災成也君衣布以下皆爲凶年變也君衣布者謂若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也搢本去珽荼佩士笏也士以竹爲笏飾本以象關梁不租此周禮也殷則關但譏而不征列之言遮列也雖不賦猶爲之禁不得非時取也造謂作新也

孔氏曰此經論諸侯及大夫遭凶年之禮經直云八月不雨不云初不雨之月鄭必知是子月者以周之歲首陽氣生養之初又文十年有自正月不雨之文故據而爲說衣布者身衣布衣也君遭凶年搢插士笏關謂關門梁謂津梁租謂課稅以其凶年故不課稅山澤但遮列人不得非時而入恐損傷於物不賦斂也上功不興謂人食不得滿二鬴之歲若人食二鬴則猶與土功也故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用二日無年用一日廩人云人食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是無年猶有一日之役

長樂劉氏曰洪範庶徵三代之明訓也五氣雖出於天時

克使來備弗失其和乃根乎五事是故三月之内一極備一極無則天下莫足勝其凶咎矣君人者知其由己之致也反躬自訟不御正寢不進常膳食不舉樂春秋所以書正月至于七月不雨或書大旱或書大雩或書又雩皆因其違禮違天之實迹書以見其咎徵也三傳弗達聖人之意乃曰不爲災故不書旱豈有不雨者七月而不爲災則咎徵明訓適爲虚語矣此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者後儒惑於三傳不然則誤且謬矣

嚴陵方氏曰禮器曰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則不雨而不舉亦宜矣殺牲盛饌曰舉以尊老唯盛饌乃可以舉故也周官均人云凶札則無力政所謂土功不興也無財賦所謂不租不賦也

馬氏曰春秋書不雨者七大旱二雩一大雩二十其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者三蓋不雨而爲災則書旱不爲災則書不雨求而得雨則書雩而此言至于八月不雨者春秋紀實以刺譏而禮明理以示教也蓋天之氣猶人之氣人之血脉長於少充於壯而耗於老則天之雨澤滋於春滂於夏涸於秋理固然也古人所謂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月令亦於八月言水始涸以明水涸由此而始則至于八月不雨者終無雨而萬寶莫期乎成矣此君所以不舉禮曰天地有災則不舉不雨而雖未爲災有志乎民而憫之者其可以盛饌自若乎喪服以布士笏以本衣布所以致憂搢本所以自貶不租不賦所以寛民財司關凶札則無關門之征是也土功不興所以寛民力司徒荒政弛役是也關以通陸梁以通川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稅斂掌郊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

載師言賦而繼之以稅則稅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正取之也斂則收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租則取之不可以悉稅者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義斂者取之事賦者取之法租者取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王制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則非特凶年然也蓋王制所言異代之禮

延平周氏曰至于八月者自建寅之月至建酉之月也春秋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者三蓋魯之正朔也故自建子之月至於建午之月不雨者不爲災也此言至八月者以正歲言之也正歲至於八月則爲災矣故君不舉樂至於年不順成則不特不舉而已而又衣布搢本租以禾爲主賦以兵爲主然斂取而有用之者皆賦也

山陰陸氏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天子亦爾而不言不雨如此非所以言天子也不言不雨至于八月望雨之詞也據春秋文公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八月言搢本而已則用士笏明無象飾

金華范氏曰自諸侯玄端以祭止不得造車馬此諸侯之儀耳目手足肢節脉理皆有屬而後知心之爲尊公卿大夫士庶牧圉各有常分而後知天子之尊天子之冕以大裘諸侯之服曰裨冕天子聽朔南門之外示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祖之得於天子者也天子以祭服聽朔諸侯以朝服聽朔皆有等差矣諸侯知尊天子然後大夫知有諸侯臣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大夫夙退毋使君勞憂君也君視大夫退乃敢釋服體羣臣也天子言日中諸侯言夕天子言餕諸侯言牢肉此禮之常也而皆有區別焉

慶源輔氏曰土功謂築城壘浚河隍大夫而造車馬則君不得爲宮室可知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鄭氏曰定龜謂靈射之屬所當用者定墨視兆坼也定體視兆所得也周公曰體王其無害

孔氏曰此一經論君卜龜所定之異案龜人云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鄭云屬言非一也天龜玄地龜黃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也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定之者定其所當用謂卜祭天用靈祭地用射射則繹也春用果秋用靁之屬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從周禮占人註云墨兆廣也但坼是從墨而裂其旁岐細出謂之爲璺坼故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註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是大坼稱爲兆廣小坼稱爲兆璺也君定體者謂五行之兆象既得兆體君定其體之吉凶尊者視大卑者視小也

嚴陵方氏曰卜必用龜而龜有名物之異龜定矣必用墨而墨有大小之異墨定矣必有體而體有吉凶之異又不可不定焉若龜人掌六龜之屬所謂定龜也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所謂定墨也衛風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所謂定體也然周官言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其序與此不同者彼以尊卑之序言此以先後之序言故也

新安朱氏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周禮曰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

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庚是豹地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延平周氏曰定墨定其食否若書謂惟洛食是也定體定其象而已周官言占者以神此言定者以人

馬氏曰卜人定龜周禮所謂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是也史定墨周禮所謂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是也君定體如曰體王其罔害詩曰體無咎言是也凡龜作之而後坼坼而後墨與色可知坼有微明墨有大小色有善否然後君定體斷吉凶則衆占備焉與周禮所謂以輔衆志同意君占體與所謂蔽謀同意何則明謀之於人幽謀之於鬼其義一也

金華范氏曰卜史之職至微也而典禮所甚重先王聰明知識非不超乎萬物之表也凡作大事謀及羣臣庶民亦

可謂曲盡人謀矣然必建天地陰陽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此篇言天子諸侯敬天尊祖之大節而以龜卜繼之禮意所寓深矣

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鄭氏曰幦覆苓也犆讀皆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羔幦虎犆此君齊車之飾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孔氏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等齊車朝車所飾之物尊卑不同苓即式也但車式以苓爲之有竪者有橫者故考工記註云轛式之犆者衡者也此云幦覆苓詩大雅鞹鞃淺幭毛傳云幭覆式幭即幦也又周禮巾車作𧜀但古字耳三者同也知幦是覆苓者少儀云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是也鄭註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則君之朝車與齊車

異飾也　皇氏曰君謂天子諸侯也詩云淺幭以虎皮爲幭彼據諸侯與玄衮赤舄連文則亦齊車之飾此用羔幦者當是異代禮

長樂陳氏曰此言車上之軾而乘者所憑以爲敬也軾之制有衡以横乎上有犆以直乎下幦若席然施諸軾上其禮有等其用有辨則虎以其威猛而有義也羔以其不黨跪乳而有禮也鹿以其善接其類而有仁也豹之於虎其爲威小矣齊於朝其爲禮異矣故諸侯覲王虎淺幦齊則羔幦虎飾而已士之齊車鹿幦豹飾則朝車之幦與飾不以鹿豹而大夫齊車朝車皆鹿幦豹飾者屈於君故也王於始宅宗之時以守先王之所傳者爲貴故禫用犬喪則與人辨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矣故禫用鹿淺見周禮

嚴陵方氏曰言朝車於大夫士之間則知兼大夫言之也承君之下不言朝車則知君之羔幦虎犆以齊而不以朝也宣王賜韓侯鞹鞃淺幭者謂虎皮淺毛亦虎犆矣蓋天子之所錫不必諸侯之以朝故也周官巾車金路封同姓象路封異姓則此所言羔幦虎犆者豈非金路象路乎齊右謂金路爲齊車蓋取其有齊莊之心其言掌祭祀會同賔客前齊車而祭祀在其中則王固以金路齊也言王如此則同姓從可知言同姓以金路則異姓以象路可知由此推之大夫之車則墨車是也士之車則棧車是也然臣以齊車而朝則敬君如神也

馬氏曰周禮以金路祭祀會同賔客謂之齊車而其幦無所經見荀子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此天子之幦也然羔幦虎犆殆諸侯之禮歟羔之爲物羣而不黨德也乳而能跪禮也鹿之爲物飲食相呼仁也患難相捍義也虎豹之

爲物動則有威武也人君以德禮爲貴故齊車用羔人臣以仁義爲貴故朝車用鹿至於文武者君臣所兼用而大小降殺不同故君則用虎臣則用豹蓋車有式則有幦而式固有衡者有犆者於羔鹿言幦則知虎豹之犆亦幦於虎豹言犆則知羔鹿之幦爲衡也然衡必用羔鹿犆必用虎豹者夫德禮仁義者人之所憑而文武者所以立德禮仁義而已齊車如此則心其有苟慮乎足其有苟動乎

山陰陸氏曰豹犆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則其大小麤縟有不同焉君不言車凡車如之也大夫士言齊車嫌齊而已故車間言朝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三　　後學成德　挍訂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四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鄭氏曰當戶鄉明也東首首生氣也衣服冠而坐敬天怒也

孔氏曰自此至光矣一節明卿大夫以下所居處及盥浴并將朝君之義

嚴陵方氏曰凡戶必面南而啓居恒當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

山陰陸氏曰言興敬也興非夜之事衣服冠具言之亦敬也亦言之法

金華應氏曰陽明温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與

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若夫天子諸侯飲食起居之節未嘗不順其常而特自貶損於年不順成者亦所以敬其變也

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禨進羞工乃升歌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

鄭氏曰晞乾也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籩豆之實絺綌刷去垢也杅浴器也蒯席澀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進飲亦盈氣也

孔氏曰盥洗手也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湯汁洗面沐髮並須滑故也此大夫禮人君沐靧皆粱也樿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澀木以爲梳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禨謂酒也少儀註云沐而飲酒曰禨知進羞非庶羞者庶羞爲食而設今進酒而設羞故知是羞籩羞豆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新沐體虛補益氣杅浴之盆也出杅浴竟而出盆也履踐也蒯菲草席澀出杅而脚踐履澀草席上刮去垢也連用湯者釋去足垢而用湯闌也

嚴陵方氏曰樿與禮器樿杓之樿同禨者福之先進禨猶言上壽耳進羞則以庶羞薦之工乃升歌則以樂侑之也上貴而下賤絺精而綌粗上絺下綌則用之各以其稱也杅以木爲之蒯茅類蒯澀而蒲軟用湯謂用以洗足浴既用湯又用湯以洗足故曰連連之爲言續也進飲而不進羞工亦不升歌殺於沐也君子於一沐浴之間未嘗不以禮而況重於沐浴者乎

延平周氏曰鵠羽之詩先言稷後言粱故沐稷而靧粱所以別其賤與貴也旣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也旣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也

馬氏曰内則子之於親聘禮館人之於賓皆三日具沐五日具浴蓋禮以情制德以禮作君子知彈冠振衣於其外則必浴德澡心於其内也進禨與羞所以盈其虛進酒所以滌其煩禮以樿笄爲惡笄象笄爲美笄而沐用樿櫛髮晞用象櫛貴象故也

山陰陸氏曰禨讀如越人禨之之禨進禨猶進祝也詩曰如幾如式連行用湯潔身而進者宜如此髮晞自晞也晞身使之晞也

慶源輔氏曰用巾以除背垢履蒯席以洗足然則古浴不以人沐浴在身之重事也故著其法如此衣布如今之浴衫古所謂明布也晞身乃屨屨服之末進屨則衣服皆舉矣故進飲焉

金華應氏曰日必五盥於其間而沐浴焉則所以滌其垢而致其潔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也沐則先稷而後粱其櫛則先樿而後象浴之巾則下用綌而上用絺其席則先用蒯而後用蒲大抵整治之初則先用其粗者蓋垢汙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及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

将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redacted]書思對命旣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鄭氏曰書思對命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失忘也玉聲玉佩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

孔氏曰史謂大夫亦有史官也案下大夫不得有象笏或云有地大夫故用象以笏書此思對命三事也既服者著朝服已竟私習儀容又觀容聽己珮鳴使玉聲與行步相中適也煇光儀也習儀竟行出至己之私朝揖其屬臣煇如也揖竟出登所乘之車有光煇色而往適君朝矣

嚴陵方氏曰齊戒故居外寢沐浴以前期爲之故曰宿公所蓋王朝也侯國乃私朝爾故後言私朝以此凡有朝必有所於公言所於私言朝互相備也且古之人將有所思也必先齊將有所爲也必先戒既齊戒故書思對命謂書己之所思於笏以待對君之命也史掌官書以助人爲事故史進之習容謂習見天子之容也右徵角左宮羽所謂玉聲也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所以觀之也觀則示之之謂方其揖私朝則服與玉而已燦然之文尚少

也故以輝如言之及其登車乃有車馬旗旌之飾故以光言之

馬氏曰孔子之於哀公三日齊而後請伐齊管仲至堂阜鮑叔拔而浴之三然後見桓公諸侯之於王畿泰山具朝宿之邑皆以湯沐名之則人臣見君之禮可見矣蓋諸侯朝王之禮也先儒以爲大夫見諸侯之禮豈非惑於公所而爲之說乎

山陰陸氏曰言宿齊戒則戒亦宿也然則將適公所齊戒同日書思對命言書所思對所命適公所若今上殿矣習容觀爲有觀之者習玉聲爲有聽之者

新安朱氏曰笏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漢初有秉笏奏事

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爲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爲

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鄭氏曰珽亦笏也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諸侯謂笏爲荼荼讀爲舒遲之舒舒懦者所畏在前也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笏制不同方正於天下示已之端平正直而布於天下也下文云天子以球玉故鄭知此珽亦笏也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玉人文彼註云或謂之珽引相玉書證珽是玉餘物皆光炤外珽玉光自炤於内内含明也荼前詘謂圜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降讓於天子故前詘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屈故珽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必前詘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爲臣於天子則爲陪臣故笏必前詘後詘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詘後直歟天子之朝日執鎮圭搢大圭則所執者摯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蓋亦如此則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天子之笏曰珽諸侯曰荼大夫以下曰笏者尊者文其名卑者命其實故車天

子諸侯曰路大夫以下曰車寢天子諸侯曰宮大夫以下曰寢（禮書）

嚴陵方氏曰玉之廷者爲珽左傳袞冕黻珽是矣廷故直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搢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詘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詘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大夫進則詘於天子退則詘於諸侯故前詘後詘以示其無所不讓也搢謂搢之於紳也典瑞言王搢大圭是矣搢之於紳則服之也服之欲其識而勿忘故也言天子如此則餘可知矣

馬氏曰天子朝諸侯蓋執冒圭搢珽圭冒圭四寸所以冒四方珽圭六寸所以統六服而珽之體方正則方正者以其有所臨故也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照則執冒而搢珽執鎮圭而搢大圭長短適宜此禮所謂稱也先儒合珽大圭以爲一蓋惑於搢大圭搢珽之文而爲之說也

山陰陸氏曰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六寸大圭杼上終葵首讓於天也讓於先王也珽珽而已無所詘焉蓋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以朝日以饗先王執冒搢珽以朝羣臣以見諸侯仁以冒之義以臨之諸侯稱荼猶天子稱珽荼紱也言詘於天子而已大夫無所不讓是以不得謂笏爲荼珽義也荼仁也笏禮而已故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言御則進退遲速有在我者矣大夫以下謂之笏而已今此不言笏言無所不讓笏非所言也前詘躬其上而已前後詘上下躬也鄭氏謂前詘圜殺其首後詘又殺其下而圜誤矣

延平周氏曰以其無所屈故曰珽以其爲圭玉之大故曰

大圭以其記事則無忽故名之曰笏荼即鴟鴞所謂捋荼者也蓋荼者茅秀也捋之可以爲巢秀者象其有成德爲巢則象其能養物諸侯有成德而能養物故笏飾以荼笏飾以荼猶玉飾以蒲也天子無爲者也以内心爲主故珽無飾諸侯有爲者也以外心爲主故飾以荼大夫則於諸侯爲不足故無飾蓋天子則以飾之無足以稱大夫則以德之無足以飾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鄭氏曰引卻也黨鄉之細者退謂旁側也辟君之親黨也登席升必由下也徒坐不盡席尺示無所求於前不忘謙也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爲汙席也

孔氏曰自此至側尊用禁一節廣論臣侍坐於君之儀并顯君賜食賜酒肉飲之節兼明與凡人飲食之禮侍坐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側席不退謂旁無別席可退或雖有別席君不命之使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黨屬於鄉在鄉之旁今借爲喻言臣侍君坐若不退席則引而卻去君之旁側也黨謂君之親黨則君命今與君之親黨同席則卻引而離君之親黨坐君親黨之下也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案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爲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爲下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又鄉飲酒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徒坐空坐也謂非飲食及講問時也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席畔齊豆去席尺者又解席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

就豆

嚴陵方氏曰侍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者並故也雖不退席猶須引身而去君之黨以避之於其黨如此則於君可知矣登席不由前爲躐席者席以前爲正故登之不由前曲禮言趨隅者以此躐踐也躐者之所逐無所顧而踐焉故謂之躐先儒謂失節而躐爲躐者以此夫趨席之隅非不踐也特由前而登乃失節爾故曰爲躐席徒坐不盡席尺徒坐即曲禮所謂虛坐是也

山陰陸氏曰引而去君之黨言不敢近尊也若讀書而食則齊豆當遠席恐汙妨復讀也

金華應氏說見君若賜之爵章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

鄭氏曰侍食則不祭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君將食臣先嘗羞忠孝也俟君食而後食若有嘗羞者膳宰存也飯飲利將食也

孔氏曰自此至從者一節論人君賜食之禮祭祭先也禮敵者共食則先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祭又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先飯飯食也君未食而臣先食徧嘗羞膳示行臣禮爲先嘗食之義也嘗羞畢歠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也禮食未飧必先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也若有嘗羞者此謂臣侍食得賜食而非君所客者也故不得祭亦不得嘗羞則君自使膳宰嘗羞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後己乃食也飯飲者飲之也雖不嘗羞亦先飲以俟君也

嚴陵方氏曰於飯曰先於羞曰嘗互言之耳食必先嘗臣子之職所當然也凡飲必先飯而後食故飲而俟君食而後食也飯飲謂飲飯之涪將食也

山陰陸氏曰雖不嘗飯猶飲而俟著非故爲味也即漱嫌慢先飯爲君嘗食今後飯以有嘗之者矣故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然則侍食雖衆其嘗食常卑者一人先

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鄭氏曰羞近者辟貪味也順近食者從近始也覆手以循咡已食也飧勸食也君既食又飯飧不敢先君飽也三飯臣勸君食如是可也執飯與醬授從者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孔氏曰君命之羞猶是君所不客者也雖君已食己乃後食而猶未敢食羞故又須君命雖得君命猶先食近其前者一種而止若越次前食遠者則爲貪好味也品徧也既未敢越次多食故君又命徧嘗而已乃徧嘗之後則隨己所欲不復次第也凡嘗遠食必順近食者客與不客悉皆如此故云凡也意在嘗遠者且從近始也君未覆手不敢飧侍食者悉然也覆手者謂食飽必覆手以循口邊恐有殽粒汙著之也飧謂用飲澆飯於器中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勸助令飽實使不虛也君既食又飯飧者君食畢竟而又飧則臣乃敢飧明不先君而飽也三飯謂三度飧也君饌已徹則臣乃自徹己饌以授從者飯醬是食之主故自執之此謂不客者若君與己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

五百五十二

己之從者也故公食大夫禮賔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註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是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徹飯齊以授相者相者謂主人贊饌者若賔主敵則徹於西序端公食大夫禮親徹是也

嚴陵方氏曰品嘗與膳夫所謂品嘗食同義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不敢有所擇也必順近食與羞近者同義覆手謂釋己梜也方其用己梜而食則致爪掌焉及釋而不用則覆手而已飧夕食也先儒以爲勸食者蓋朝食爲一則夕食爲再以勸之使食故因謂之飧也君未覆手不敢飧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勸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飧者三飯也語有三飯之樂師非謂是歟

山陰陸氏曰飧卒食也一日三食以是爲卒一食三飯以是爲卒故曰飯飧者三飯也又曰夕食爲飧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傺卑

鄭氏曰不盡食不飽謙也水漿非盛饌也已猶大也祭之爲大有所畏迫臣於君則祭之

孔氏曰此一節以上文明侍君之食因明凡人相敵爲食之禮凡侑食不盡食者明勸食尊者之法食於人不飽者通包食於尊者及禮敵之人皆謙退不敢自足也食於禮敵之人所設水漿不以祭先傺厭也若祭水漿爲大厭降卑微有所畏迫也公食大夫禮宰夫執觶漿以進賔受坐祭遂飲故知臣於君祭之也

嚴陵方氏曰侑食謂勸侑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不敢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飲食之有祭非特仁鬼神亦所以重其食水漿祭之則失於自傺卑矣

五月廿六

倲卑薄也不祭水漿特於敵者設爾於尊者則又不得不祭焉此於首言凡侑食則不主尊者可知

山陰陸氏曰若祭爲已倲卑釋唯水漿不祭食於人不飽釋侑食不盡食上言凡有食下言君若賜之爵則水漿不祭蓋通上下鄭氏謂臣於君則祭之誤矣若公食大夫宰夫執觶漿以進賓坐祭遂飲漿非此漿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說食於人不飽禮也孔子食於少施氏未嘗不飽飽少施氏之德也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鄭氏曰洒如肅敬貌洒或爲察言言和敬貌斯猶耳也油油說敬貌以退禮飲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隱辟俛逡巡而退著屨也

孔氏曰自此至用禁一節論臣於君前受賜爵之禮在君前先飲者示賤者先即事後授虛爵與相者示不敢先君盡爵此謂朝夕侍君得賜爵者若大禮則君先飲而臣後飲燕禮公卒爵而後飲是也此經云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則先受而後再拜又下云至三爵而退明非大饗之飲若燕禮非唯三爵而已洒如者謂顏色肅敬如似洒然也二爵顏色稍和故言言斯油油者言侍君小燕唯止三爵顏色油油然敬故左氏傳云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坐跪也初跪說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起而逡巡隱辟而著之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　皇氏曰讀言爲誾義亦通

慶源輔氏曰特言君若賜之爵則非禮食可知越席再拜稽首受者超越過衆席而拜受於尊所也反登席而祭之

嚴陵方氏曰色洒如謂色如洒而悅澤也三爵特嘗飲爾若大饗之爵則不止於三退則坐取屨者以進旣解屨登席故退則取屨納之也隱則不顯辟則不正隱辟而後屨與就屨跪而屏之於其側同義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凡以順首足之便也

馬氏曰考工記一升曰爵三升曰觚自觚至散其量有差而此特言爵者蓋爵者觚觶角散之總名故也君之賜爵所以致恩臣之受爵貴於至敬此所以三爵而油油以退也若夫湛露之燕諸侯至於不醉無歸燕禮之燕臣至於無筭爵是又禮之大者與此異也士相見禮言君賜之爵退則隱辟而後屨君爲之興則曰君無爲興而其出至於三辭此不言者記其略也

山陰陸氏曰斯禮已句言過此禮或少弛矣故易曰觀盥而不薦詩曰崇墉言言言大也有閑衛而大也孟子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沛然猶此洒如也今言油油在後言禮雖弛也能自收也

金華應氏曰自侍坐退席登席之初以至取屨納屨之後則燕見於君一席之禮始終略具矣蓋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於其閒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其賜食賜爵之禮若今之燕見而留之飲食也燕見侍食則非朝聘宴饗之正疑若不必過於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恥之節焉其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君惠也飲至於三而亟退者酒易及亂而遂其驩則無已也飯至

於三而猶勸者食以養人而相愛之意爲無窮也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故聘射之禮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若夫傳有四飯之文禮有勸飱之義其亦不厭於詳矣

凡尊必上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士側尊用禁

鄭氏曰玄酒不忘古也面猶鄉也燕禮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有豐在尊南南上饗野人飲賤者不備禮也棜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棜是以言棜

孔氏曰人君燕臣子專其恩惠故尊鼻鄉君故鄭引燕臣子之法以解之若兩君相見則尊鼻於兩楹間在賓主之間夾之不得面鄉尊也饗野人謂蜡祭時也野人賤不得本古又無德故唯酒而無水也側謂旁側在賓主兩楹間旁側夾之又東西橫行異於君也若側尊近於君南北列之則燕禮所云是也大夫士側尊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案鄉飲酒禮設兩壺于房戶間有斯禁彼是大夫禮此云大夫用棜故知棜是斯禁也案特牲禮注云棜今木轝上有四周下無足今斯禁亦無足故云有似於棜

延平周氏曰玄酒所以貴其道也面尊所以專其恩也饗野人皆酒者蓋野人之所知者恩而已

嚴陵方氏曰設玄酒之尊必在衆尊之上禮運言玄酒在室是矣面尊者尊鼻向君也面尊則不面君面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辟君之嫌也臣之側尊用棜禁則君之面尊用罍可知矣

馬氏曰周官行人王禮諸侯饗而有裸孤卿無裸則以酒禮之而已觀此則君子之於野人又可知也然禮之不用玄酒非特此也士冠禮醴子昏禮醴婦聘禮醴賓皆無玄酒禮質故也特牲少牢陽厭酌一尊無玄酒禮殺故也昏禮尊于房戶之間無玄酒外略於内故也士喪既夕士虞皆有酒醴無玄酒凶變於吉故也然則玄酒雖薄而其禮重醴酒雖厚而其禮輕記所謂近於人情非其至者於此見矣

山陰陸氏曰水曰明水故此謂之玄酒少牢禮司宮尊兩壺于房戶之間甒有玄酒則其兩甒各有玄酒大夫之禮也士虞禮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東則其一甒玄酒也尊各有面唯君對之據尊壺者面其鼻不上玄酒質朴素足禁即棜也變棜言禁棜之辭仁禁無所不禁

賈氏曰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凡禮之通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爲側又昏禮云側尊甒醴于房中亦是無玄酒曰側（儀禮疏）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鄭氏曰緇布冠本太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

孔氏曰自此至桓公始也一節廣論上下及吉凶冠之所用唯五十不散送及親没不髦記者雜録厠在其間始冠大夫士皆三加諸侯則四加從諸侯下達於士其初加者是緇布冠不復嘗著冠而敝去之可也餘見郊特牲

延平周氏曰用緇布者所以立本也然非以趨時故既冠而即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

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鄭氏曰玄冠朱組纓緇布冠繢緌皆始冠之冠也玄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緌尊者飾也繢或作繪緌或作蕤丹組纓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

孔氏曰案郊特牲及士冠記皆云其緌也吾未之聞謂大夫士也此云繢緌諸侯之冠故知尊者飾也上云緇布冠自諸侯下達此更云緇布冠繢緌爲緌起文也諸侯唯繢緌爲異其頍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言齊者兼祭祀之時其祭則諸侯以玄冕也諸侯玄冕祭玄冠齊孤則爵弁祭亦玄冠齊是齊祭異冠也其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玄端以祭皆玄冠也此云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

長樂陳氏曰考之於禮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則諸侯所以異於大夫士者繢緌耳天子始冠不以緇布而以玄冠然其子則猶士而已以天下無生而貴也玄冠朱組纓則緌可知也緇布冠繢緌則纓可知也朱以著正陽之色繢以備五采之文五采雖美不若正陽之純純其飾所以異也國語委貌有笄士冠禮緇布冠無笄則天子始冠之冠有笄諸侯始冠之冠無笄明矣諸侯與士之齊則同而尊卑之分則異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異故組纓殊色以辨其等諸侯丹組纓則陽而已以其純於德故也士綦組纓則陰陽雜矣以其不純於德故也綦蒼艾色也詩以綦巾爲女巾書與詩以騏弁爲士弁禮以綦組爲世子之佩綬皆德未成者之禮也孔子佩象環而綦組綬則其義異此矣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特天子玄冕以祭羣小祀其冕蓋與齊同而其異者玄服玄端而已士之齊祭一於

冠端玄其冠蓋與朝服之冠同其異者組纓之色而已（禮書）

延平周氏曰六入爲玄七入爲緇玄者天道在北方之色緇者純陽之色也朱者含陽之色纘者陽事也以冠爲體則組纓與緌皆用也含陽者天子之用而無爲者乃其體也純陰者諸侯之體而陽者乃其用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纓諸侯言緌互相備爾組蓋綬屬以其縱橫相阻故也然纘不可徒設設之於組又不可則設之於帛可知夫始冠之冠或以玄或以緇者反本復古也然玄則存乎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爲天子諸侯隆殺之辨齊之冠一以玄者以陰幽思也

馬氏曰委貌之制不可考觀周禮言冠弁而康成以委貌言之則委貌類弁矣范文子以杖擊其子而折委笄則委貌有笄矣士冠禮緇布有纓無笄而皮爵弁有笄則委貌殊於緇布類於弁可知也周官司服其祭服有玄端素端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又曰齊玄而養又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荀子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志不在於食葷蓋大古之祭冠以緇周之祭冠以玄天子齊則玄冕而玄端所以絻而乘路者也諸侯而下則玄冠玄端而已所謂丹綦組纓是也

山陰陸氏曰齊冠言諸侯不言天子則齊冠丹組纓亦天子之齊冠以朱組纓冠故以丹組纓齊據士冠禮緇布冠闕項青組纓亦齊冠雖非冠猶如此蓋以冠行禮以冠齊以冕行禮以冕齊知然者以冕而親迎衮也而玄冕齊戒知之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鄭氏曰縞冠玄武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紕讀如埤益之埤紕緣邊也既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也惰游罷民也亦縞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緌明非既祥也不齒之服所放不帥教者

孔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不純吉也卷用玄而冠用縞古者冠卷異色也縞冠素紕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不言以素爲紕故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鄭云祭猶縞冠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據此兩經二註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於縞也垂緌五寸祥冠而加垂緌五寸也以文承上故知亦縞冠素紕惰游與下不齒相連故知是周禮坐嘉石之罷民也

延平周氏曰冠之有卷猶足之有跡故迹謂之武而卷亦謂之武也冠用縞則凶武用玄則吉凶在上吉在下者子姓之冠也冠用縞則有吉之徵緣用布則有凶之道故縞冠素紕既祥則服之垂緌五寸以別之者抑末也玄爲冠白爲武以恥之者有加明刑之意

嚴陵方氏曰子姓者子之所生得其正統者也正統爲姓旁出爲氏謂之子姓特牲饋食禮所謂子姓兄弟是矣爲祖之亡也故冠用縞以示凶爲父之存也故武用玄以示吉且冠在上武在下冠爲外武爲內爲祖而縞尊尊於上也爲父而玄親親於下也爲祖而凶制義於外也爲父而

吉本仁於内也夫上下尊親之義内外仁義之別人道所以相齒者順此而已苟反而逆之豈所以爲人道哉故冠宜縞而反以玄武宜玄而反以縞是逆之也宜爲不齒之服矣既祥之冠不以布而以縞者以吉事之先見也紕不以采而以素者有禫餘哀故也於冠言縞則知素之爲布於紕言素則知縞之非采惰游則不服田畝之士事必致勤而惰之書所謂惰農是也業必有常而游焉經所謂游民是也

馬氏曰國語言率其子姓及國子姓詩言振振公姓喪大記子姓立于西方玉藻言子姓之冠蓋孫之傳姓謂之子姓大祥之祭縞冠朝服而饗於吉既祥則素縞麻衣而未忘乎哀則祥與既祥之冠同而其服異矣

山陰陸氏曰縞冠玄武孫爲祖既祥之冠縞冠素紕子爲父既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相備而言縞冠玄武在上謂其父親而先祖也子姓適孫也期而小祥孫爲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承重之端焉縞冠素紕練冠言縁祥冠言紕紕飾也祥而言飾亦言之法即吉服皆言純惰游言士非罷民著矣亦言士猶以士望之

黃氏曰古者士農工商各有衣冠佩服以辨其升降民有不執四人之業者乃縞冠素紕垂緌五寸以標表之則不得與四人之列矣其不帥教者則黜冠縞武以罰之爲不齒之人矣居則鄰里閭比督轄之行則關譏詳察之故民知恥則惰業游手者革心而違教背訓者服義俾天下之人見其衣冠則知其善惡而國無幸民矣斯豈非三代聖王治天下之大法哉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之罪者

非此義也斯蓋以衣冠之禮化竊幸游手無業之人非疲困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蓋士之失位曰喪人其服飾則素衣其相見則弔惰游失業之士也縞冠素紕垂緌五寸宜矣先王之於民縣正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載師凡宅不毛者田不耕者無職事者閭師不畜不耕者不樹不蠶不績者困之以罰阨之以禁亦巳至矣又垂緌五寸所以深激而勸之周官司寇以野刑上功糾力士師有野禁漢世有田律然則縞冠素紕垂緌五寸蓋野刑之類也惰游之責輕於不齒縞冠素紕垂緌五寸重於玄冠縞武惰游之辱則重而不齒之辱則輕何也蓋惰游者一時之過不齒之辱不特一時而巳苟變惰游以趨職事則縞冠垂委弃之可也若夫玄冠縞武或服之終身或服之三年先王豈恐重其辱於

悠久哉然則以重馭暫義也以輕馭久仁也義故民畏其威仁故民懷其德夫如是孰不勵業而遷善乎子姓之縞冠玄武則凶其上不齒之玄冠縞武則凶其下凶其上以父之有服故也凶其下以下之自貽故也（禮書）

慶源輔氏曰垂緌五寸惰游之象也玄冠縞武既非凶服又非吉服故爲不齒

金華應氏曰垂緌五寸游洩而長非法服也特惰游之士耳蓋勤飭者敏於趨事謹於守禮故緌必短惰游者怠於事而侈於飾故特長今之游浪者峩其巾長其帶亦若此耳玄冠縞武未見其爲辱所謂不齒者其爵高道尊而不與衆齒亦如謂三命而不齒者歟蓋縞冠玄武則卑而有所厭玄冠縞武則尊而有所伸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鄭氏曰居冠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有事然後緌燕無事者去飾也

孔氏曰屬武於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故也又不加緌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長樂陳氏曰古者居冠屬武則非燕居武不屬於冠也喪冠條屬則非有喪者纓武異材也子姓之冠縞冠玄武不齒之冠玄冠縞武則非子姓與不齒者冠武同色也雜記曰委武玄縞而后蕤則武亦謂之委以其若冠之足故曰武以其委於下故曰委蓋古者施冠於首然後加武以約之觀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則武之所設所以約冠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君子動而有爲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居冠屬武以靜而無事故略而質也有事然後緌者蓋緌所以爲冠之飾無事則去飾故也其言與上文互相明爾

延平周氏曰居冠屬卷去緌有燕居申申之意若諸侯齊與燕雖皆用玄冠然齊冠不屬卷而加緌則齊與燕其服不能無小異也

馬氏曰屬武則不緌緌則不屬武宜屬武而緌則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宜緌而屬武則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觀先王之於旗也無事則結有事則旆其於絺綌也居則袗出則表皆動靜文質之意存焉則冠緌不同亦若此也

山陰陸氏曰冠武異材冠已則委之所謂委武是也燕居著冠於武安不忘危也平居如此有事而委之斯可矣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髽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鄭氏曰五十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也不髽去爲子之飾大帛謂白布冠帛當爲白不緌凶服去飾也玄冠紫緌

五日十五

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緌當用繢

孔氏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雜記云大白冠緇布冠皆不緌大白緇布連文故知此謂白布冠左傳云衛文公大帛之冠白繒冠也與此異鄭疑紫緌僭宋者以祭周公用白牡乘大路是魯用殷禮故疑紫緌僭宋後也上文有繢緌故知緌當用繢

延平周氏曰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之年也親没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没之後也大帛不緌所以異於吉也

馬氏曰曲禮曰五十不致毁喪大記曰五十不成喪不致毁情也不成喪禮也子生三月翦髮爲髦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及事父母總拂髦故詩曰兩髦傳言弁髦大記諸侯小斂脫髦既夕禮士既殯脫髦蓋子之幼也父母翦髮爲之鬌及長也因以爲飾謂之髦存而不忍弃所以順父母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始死而猶幸其生焉故不脫之三日之後則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蓋親存而髦與常言不稱老同意親没不髦與衣純不以青同意青赤黃白黑之五色直於甲丙戊庚壬之五方正色也甲己合而爲綠丙辛合而爲紅乙庚合而爲碧丁壬合而爲紫戊癸合而爲緇間色也先王之於間色貴緇而已以其出而復於道故也至於紅紫碧綠則在所不爲而紫尤君子所惡魯桓公以爲冠緌豈禮也哉鄭氏以僭宋王之後其說無據不可用也

山陰陸氏曰帛讀如字白言色大帛言質故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帛疏帛也大布疏布也春秋傳曰分康

叔以大路少帛少帛旗少大帛者也

朝玄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鄭氏曰謂大夫士也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也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縫或爲逢或爲豐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也袂可以回肘二尺二寸之節也

孔氏曰自此至弗敢充也一節廣論衣服及裘裼襲之事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朝服玄端夕服深衣在私朝及家也以視私朝故服玄端若朝君則朝服也朝服其衣與玄端無異但其裳以素爾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其士則用玄端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深衣也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案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爲七尺二寸此爲裳之上畔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此爲裳之下畔縫齊倍要者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也衽謂裳之交接之處當身之畔裳幅下廣尺二寸上濶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爲之鄭註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深衣與喪服相對爲小要兩旁皆有此衽故以小要取名也衽屬衣謂喪服或朝祭之衽屬裳謂深衣之衽上下相變謂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今删定深衣之上獨得

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爲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鄭註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義袂上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樂陳氏曰深衣與長中同制異飾連裳方袷直繩旁衽以至裳十二幅要三袪縫齊倍要之類此其所同也深衣之純以采若素長衣之純素而已中衣之飾繡黼丹朱而與長衣又繼揜尺焉蓋以其衣裳邃焉故謂之深衣以其袪褎長焉故謂之長衣以其有表而在中焉故謂之中衣又曰長衣與深衣同以布中衣與長衣同揜袂深衣中衣用於吉凶長衣用於凶而已衽所以揜裳際也深衣連裳故衽屬衣餘衣不連裳故衽屬裳衣裳雖殊垂而放之一也故有事則或扱或執是衽未嘗縫之以合也棺之小要謂之衽以其揜縫若衣衽然非爲小要而名之是衣衽皆狹上廣下未嘗有殺上殺下之異也詩言婦人之采芣莒或袺衽或襭衽是婦人之服未嘗無衽也衽之辨有上下其用有左右生者上右記曰親始死扱上衽是也死者與夷狄上左記曰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語曰被髮左衽是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朝非玄衣也夕非玄端也端兼在首故主朝言之衣止在身故主夕言之朝玄端則大夫士所獨夕深衣則天子諸侯之所同玄端祭服從公亦服之者敬君也夫齊爲下體之極下體則地道也陰道也天一而地二陽奇而陰偶倍要則二而偶之故也衽衣襟也

山陰陸氏曰玄端與緇衣異緇衣不端製鄭氏謂玄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爾言衣不盡先儒謂要廣七尺二寸齊

廣一丈四尺四寸上狹下廣相縣如此非制作之情也縫或爲豐爲其倍也是故謂之豐若續衽續或爲裕要縫半下要或爲優其義一也優則不追矣裕愈益寬有餘裕也豐又非裕已也袂可以回肘而已即裕可以運肘

延平周氏曰朝玄端所以體道夕深衣所以自潔無私平直者自潔之事也以司服考之卿大夫士之於王朝與其助祭則服玄冕皮弁而玄端深衣者私家之朝夕也然君之夕深衣而臣之夕亦深衣可乎夫深衣者不特自潔蓋又足以責其成德而表其有所受也君之與大夫士則莫不欲其有成德而大夫士亦有家臣納誨則亦欲其有所受此君之與臣所以同用深衣又況臣之於私家其禮有所伸乎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爲袪止於一尺二寸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以人配天地則爲三才故中齊必用三袪之數中齊人之象也地配天則爲兩儀故下齊倍要者兩中齊之數下齊地之象也袵當旁欲其直也袂可以回肘欲其文武皆可施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五

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以帛裏布非禮也

鄭氏曰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深衣則緣而已袷曲領也袪袂口也緣飾邊也中外宜相稱故以帛裏布非禮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孔氏曰長衣中衣繼袂之末揜餘一尺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故揜餘一尺也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故鄭註深衣目錄素紕曰長衣有表謂之中衣也袷謂深衣曲領廣二寸袪謂深衣袂口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深衣邊以緣飾之廣寸半也朝服用布則中衣不得用帛故以帛裏布非

禮也皮弁服朝服玄端服三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並用布也云朝服又云玄端者朝服指玄衣素裳而玄端裳色多種或朱裳玄黃雜裳之屬廣言之也

長樂陳氏曰禮遭君夫人世子之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喪服小記大夫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則聘禮不以凶服接吉而筮不以吉服卜凶是長衣所施趨於凶而非純凶也詳見前（禮書）

嚴陵方氏曰長中與深衣大同而小異繼揜尺者繼袂而揜覆一尺也此所以異於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辨則奇合則耦故二寸緣寸半者三五之分也且深衣之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故其緣取三五盈虛之義

山陰陸氏曰長衣練冠長衣是也中衣繡黼丹朱中衣是也繼接袖也其衡長蓋揜尺雜記曰豚肩不揜豆是之謂侈袂以帛裏布若今裌衣矣固未有以細裏麤也據練衣黃裏縓緣即其衣之裏也

延平周氏曰袷二寸地數也以袷而對袪與袂則爲上袪與袂爲下而反用地數其方又應矩亦象地道袪與袂爲下而反用天數其圜又應規亦象天道何也言以位則天上而地下言以道則不嫌地上而天下蓋不如是不足以爲交泰之道猶之五臟陰也六腑陽也五臟反在上而六腑反在下者蓋以此也緣廣寸半言其面也面廣寸半則爲廣三寸廣三寸所以象三極蓋緣有旁行之象言雖旁行亦不離三極之道也　又曰玄冕而上衣用帛者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

鄭氏曰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不貳采大夫去位宜服玄端玄裳也衣正色裳間色謂冕服玄上纁下

孔氏曰織者前染絲後織此服功多色重士賤不得衣之也士衣染繒詩庶人得衣錦者禮不下庶人也下文居士錦帶非爲衣也大夫得衣織而禮運云衣其澣帛先代禮質故也不貳采是有采色但不貳爾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内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則服玄端玄裳采色之中玄最貴也玄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亦黃之雜故爲間色

皇氏曰正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也綠紅紫碧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方爲木木色青木剋土土黃並以所剋爲間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方爲火火赤剋金金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西爲金金白剋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赤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騮黃是中央間中央爲土土剋水水黑故騮黃色黃黑也

嚴陵方氏曰織謂錦繡之爲文以刺而成錦之爲文以織而成故謂之織士學乎文而已故不衣織錦緣者以其未仕未可以常禮拘之也居士錦帶者以其不仕不可以常禮責之也抑所謂衣者不止於緣帶而已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曲禮言大夫士去國素衣素裳素冠徹緣則不貳采可知所謂貳采非重采也謂服素而不以采貳爾若列采則重之矣纁者火之色而土間之故爲間六冕之外玄裳有純用玄者有純用素者其類非一經所言亦舉其大者爾

延平周氏曰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稱也無君者不貳采有可弔之道也先儒謂玄端玄裳理或然也蓋無君則無爲衣正色所以尊道故用之裳間色所以下功故用之蓋天地五方之色爲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爲間若木勝土爲綠故詩以綠衣黃裳而刺妾之上僭者也

山陰陸氏曰貳采謂以一色又爲一等也據繅三采六等其一等貳也衣正色裳間色此言衣裳之分宜如此非舉弁冕而言之也詩曰綠衣黃裳傳以爲上曰衣下曰裳綠間色黃正色蓋如是也

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鄭氏曰列采正服振讀爲袗襌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襲裘不入者衣裘必當裼也

孔氏曰鄭註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上加表衣乃出也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皆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爲異爾若襲裘不得入公門也

嚴陵方氏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據暑時言之表裘據寒時言之絺綌固爲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所以惡其褻也表裘固爲温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簡也然則絺綌非不可入公門也以之振則不可裘非不可入公門也爲之表則不可夫大裘可以祀天非不重也猶不可以徒服必被之衮焉則表裘不入公門固所宜矣襲裘與曾子襲裘而弔所言同不入公門則惡其似凶故也振曲禮論語皆作袗

山陰陸氏曰五等采謂之列采猶五等爵謂之列爵能成列者也振舉也舉絺綌不入公門謂無上衣純體絺綌

纊爲繭緼爲袍禪爲絅帛爲褶

鄭氏曰衣者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緼謂今纊及舊絮也禪爲絅謂有衣裳而無裏帛爲褶謂有表裏而無著

孔氏曰據鄭註時以好者爲綿惡者爲絮

講義曰緼謂舊絮子路衣敝緼袍是也詩曰衣錦尚絅絅謂禪衣也褶即今之裌衣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鄭氏曰朝服以縞亦僭宋王者之後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未道未合於道謂若衞文公者

孔氏曰上玄冠紫緌鄭云僭宋故此云亦也王制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爲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也朝服而服者朝服緇衣素裳而朝謂每日朝君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鄭知非天子之朝服而云諸侯與羣臣者以上文皆云不入公門下云唯君有黼裘又云君衣狐白裘皆據諸侯之禮故知此亦據諸侯也

嚴陵方氏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縞然而後世則反之者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天子皮弁視朝玄端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也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言也以承上文故止言曰

山陰陸氏曰公僭宋王者之後服然後大夫亦僭王者之

後服公猶可也大夫則不可故經記魯桓公事在前季康子在後於公言冠於康子言服亦言之法卒朔卒告朔也告朔已然後退而聽朔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爲上季康子發之朝服皮弁服言諸侯非視朔不服非有道者不能充焉其難稱如此而況王者之後服乎再言曰者蓋曰如此已云不稱又況審如此者乎據書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詩曰不稱其服不充乎服之謂也此篇言始冠緇布冠等冠盡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言朝玄端夕深衣等服盡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言先王冠服自絃二人亂之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以大裘非古也於是言裘以入太廟說笏非古也於是言笏然言大裘非古在前言裘在後言太廟說笏在後言笏在前非相戾也大裘在裘之前說笏在笏之後固其所也至於言帶言韠等物亦皆有序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鄭氏曰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之禮時大夫又有大裘也

孔氏曰君諸侯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爲黼文以作裘也誓者告勑也大裘天子郊服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衆田獵爾不得用大裘當時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者以經云唯君則知時臣亦爲之故言唯君及非古以譏之

長樂陳氏曰周禮獻皮以掌皮攻皮以裘氏獻裘以司裘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鄭氏曰良裘因其良時而用之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

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然則良裘其質美功裘其功多良裘非特黼裘而功裘非特狐青麛裘古者行禮之裘必以羔與麛燕居之裘必以狐與貉故詩以羔裘逍遥狐裘以朝刺不自強於政治則黼裘不雜以狐白矣唯君黼裘以誓省後世有用大裘故記者譏之曰非古也何則祀天尚道故以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眂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眂滌濯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先王制禮盥重於旣薦幣貴於未將則禮常嚴於未然之前祭祀治官以治之刑官以蒞之則義常肅於行禮之際則黼裘以誓省宜矣家語合大裘黼裘爲一則曰大裘黼之以象天鄭氏改省爲獮則曰黼裘以誓獮田然大裘純色無白黑之文獮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矣（禮書）

嚴陵方氏曰誓若誓軍旅之屬省若省耕斂之屬蓋黼之爲物其色爲白黑其方居西北故必用之以誓省也

山陰陸氏曰誓誓百官省省牲鑊黼其裘領也昏禮曰被穎黼蓋穎黼於穎上緣以黼黼裘於裘上緣以黼然則男子之服寒則黼裘煖則繡黼丹朱中衣所謂各以其宜服之後世失是矣雖服大裘或黼其領故曰大裘非古也據家語大裘以黼之言唯者著大夫不得服此故曰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延平周氏曰誓與省貴乎斷故用黼裘有裘必有衣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鄭氏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右虎裘左狼裘衛尊者宜武猛也士不衣狐白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

孔氏曰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以無正文故鄭以詩證之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亦無正文故鄭言與爲疑辭也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亦白三者相稱皆爲白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亦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註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

長樂陳氏曰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爲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爲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與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裘而已後世有黒貂青鳳鷫鸘雉頭鶴氅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人之手足右強於左獸之勇摯虎過於狼右虎裘左狼裘則武士之衛君如手足之衛身也蓋君之所以制服人者不特恃夫道德之威而已故士謂之虎士門謂之虎門旗有熊虎之文車有虎幦之飾則左右狼虎之裘宜矣周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右皆八人然

則君之左右蓋旅賁之類也（禮書）

延平周氏曰疑其所可疑卒乎無疑故用狐有成德故用白文之極故用錦二者天子諸侯之所同以裘對衣則裘爲自然衣爲使然凡内裘而外衣者有内帝外王之意詩曰錦衣狐裘又曰黻衣繡裳狐裘錦文之上加以黻衣繡裳諸侯之顯服唯見天子與助祭則服之也詩曰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羔裘朝服也狐裘祭服也蓋刺其燕以朝服而朝以燕服者也狐青裘者玄冕而祭於己者也狐裘亦息民之祭者也羔裘豹飾朝服也麛裘青豻褎燕服也詩曰裳錦褧裳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則錦衣之上復有衣也是玄綃衣之類其上皆有衣也衣裘之色雖以相稱爲貴然不必一色故狐青裘加以玄綃衣白麛裘加以蒼黃之絞衣所謂玄綃衣之類者尚不必一色則玄綃衣之外者又可知也故冕服雖玄衣不害其加於狐白裘與狐青裘之上皮弁雖曰布衣亦不害其加於黑羔裘之上詩人以羔裘爲刺朝者言朝所以兼君臣是君臣皆服羔裘與皮弁也右者所有事者也故右則服虎裘左則狼裘而已士不衣狐白非成德者也

嚴陵方氏曰有裘爲裏者必以衣爲表焉裼之則所謂表也夫狐之爲物善疑而可戒以之爲裘則有戒心存焉所用雖不同其爲戒則一也若錦衣以裼之則燕居之狐裘也玄綃衣以裼之則祭祀之狐裘也黃衣以裼之則息民之狐裘也燕居必戒者安不忘危也祭祀必戒者神明其德也息民必戒者愼終如始也虎屬西方爲右故右以虎裘且右爲有力狼雖善搏不若虎之猛故在左而已狐白以狐腋爲之非狐白則士亦得服

山陰陸氏曰卒食玄端而居燕服也則錦衣狐裘天子諸侯朔月燕居之服蓋平日燕居不應如是之盛故曰居不容又曰不文飾也不裼且禮天子視朝玄端而冕則其日燕居服皮弁服可知據皮弁以日視朝於內朝卒食玄端而居然則皮弁蓋一冠而兩服素衣麑裘錦衣狐裘是也詩曰錦衣狐裘專以謂狐裘朝廷之服非謂以朝著非在野之服云爾若狐裘黃黃則在野者也不言諸侯著子男服此猶慨不言唯容大夫亦或服之故曰士不衣狐白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鄭氏曰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玄衣之裘也犴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曰素衣麛裘是也豹飾飾猶褎也孔子曰緇衣羔裘是也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是也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

孔氏曰以狐青爲裘豹皮爲褎用玄綃之衣以覆裼之也案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所以息田夫又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是黃衣爲臘先祖之服　熊氏曰六冕皆有裘此云玄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鄭註胡犬謂胡地野犬

長樂陳氏曰羔裘豹飾狐青裘豹褎麛裘青犴褎何也豹取其武而有文青犴取其仁而能守武而有文諸侯視朝之事也仁而能守天子視朝之事也狐青以燕居褎亦以豹則武而有文亦非燕居之所可忘也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又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其托物同而意異者

義則一也善用之則爲武不善用之則爲暴夫言豈一端而已哉先儒謂凡裘天子諸侯用全其臣則褏飾異焉然天子諸侯之用全特狐白裘而已欲其純白之備也至於麛裘羔裘則上下之所同非無飾也若曰裘以用全爲貴則狐黃之裘無異褏犬羊之裘無異飾而賤者或服之何邪（禮書）

延平周氏曰裘用狐青所以象其仁褏用豹所以象其義玄綃衣所以象其道內衣狐青裘而外加玄綃衣有顯道神德行之意麛裘青犴與此同麛能愛而其色白犴善守而其色青麛裘所以象其義而能愛犴褏所以象其仁而善守絞蒼黃之色蒼所以象天道黃所以象地道羔裘所以象其禮豹飾所以象其義緇衣所以象其道之幽黃衣者坤道在上六之時息民之祭一歲之終也羔之[illegible]

衣用緇狐之色黃而衣用黃者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嚴陵方氏曰言綃則錦衣以降裼皆用綃可知緇衣黃衣衣言色而裘不言者蓋狐有青有白有黃前言青言白者以其與衣異故也此特不言則從其衣之黃可知麛裘所以爲聽朔之服羔裘所以爲視朝之服麛鹿子也羔羊子也於犴言褏則知豹之爲飾亦褏矣褏言其體飾言其用也凡此言君則指天子諸侯而已君子則兼大夫以上言之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鄭氏曰犬羊之裘質略亦庶人無文飾故不裼裼主於有文飾之事裘之裼見美也者君子於事以見美爲敬也喪

非所以見美故襲君在則裼謂臣於君所也充美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尸尊則襲執玉龜襲重寶瑞也無事則裼謂已致龜玉也

孔氏曰案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是不文飾之事不裼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裘之裼者謂裘上加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爲敬也弔襲謂主人旣小斂之後若未斂則裼裘檀弓子游裼裘而弔是也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飾之道以敬於君也服之襲充美也者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揜襲裼衣覆蓋裼衣之美以君不在敬心殺故也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子於父以質爲敬故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臣於君以文爲敬故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同其意異也

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凡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璧琮行享雖玉裼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裼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無事謂行禮之後則裼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若不在君所無事則襲前文云者是也

長樂陳氏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則袒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襲孔子素衣麑裘則麑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錦衣狐裘蓋亦若此鄭氏前註以爲袒而有衣曰裼若然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則是裼襲在衣不在裘而經言裼裘襲裘何耶（禮書）

嚴陵方氏曰夫裘之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

上有正服則所謂裼者未嘗無襲由露其裼衣故謂之裼爾所謂襲者未嘗無裼由揜以襲衣故謂之襲爾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服言襲由內達外則出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質充言充於內也見言見於外也犬羊之裘則庶人之服庶人之容焦焦而無文故不裼故繼言不文飾也不裼

延平周氏曰裼者盡飾故其美見於外襲者不盡飾故其美充於內臣之於君則不敢充其美故以文爲貴以文爲貴故君在則裼無事則襲弔喪爲尸執國寶則不敢見其美不敢見其美故以質爲貴以質爲貴故襲所謂玉非執贄與庭實也蓋執贄者有藉則裼爲庭實者執辟琮則裼

金華應氏曰交錯而相易曰裼層疊累沓而揜覆曰襲裼之義雖近於袒亦惟袒露其裘以見其美非盡袒其衣而露見也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鄭氏曰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

孔氏曰自此至去一節明天子以下笏所用之物并明用笏之事及闊狹長短案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球與璆同魚須文竹謂以鮫魚須文飾其竹也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言可者通許之辭

長樂陳氏曰天下之事常脩治於人之所慎而廢弛於人之所忽先王於是制爲之笏或執或搢而畢用之使人稽其名以見其義觀其制以思其德庸有臨事而失者乎天

子之笏以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蓋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粱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內子拜尸西面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凡此皆順而摭之之禮則其飾笏以象不亦可乎　又曰天子之笏其玉以球

其不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珽其實一也竹取其堅貞有節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竹本尤堅貞而有節者也士以節義爲尚故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士卑而伸故飾笏用焉先儒謂士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禮書）

馬氏曰象也者馴物也諸侯之在外以順爲行故其笏用象而竹以文爲美大夫士皆事人者也事人者以貞固爲節故其笏用竹

嚴陵方氏曰魚之爲物得其道則易取失其道則難制而有道則從之無道則去之者大夫之節也故以魚須文竹執鴈者亦以此魚勞在須故必文之以須焉貫四時而不改其操者竹也歷夷險而不易其節者士也故以竹本執雉者亦以此大夫貴於士而不得用象士乃得之者以賤

故也且謂之可非正宜用之也

金華應氏曰後世人臣之佩用魚亦大夫魚須文竹之意也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故也

講義曰魚目雖夜不瞑大夫夙夜在公似之

山陰陸氏曰竹有節而已死制之事也大夫則又有文焉言笏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爲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可者通許之辭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鄭氏曰言凡吉事無所說笏大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故說之搢笏輒盥爲必執事畢盡也

孔氏曰以臣見君無不執笏笏所以記事射所以正威儀大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笏也君則大廟之中當事則說笏時臣僭於君當事之時亦說笏故記者云非古禮也鄭註凡者非一之辭下文云小功不說則大功以上皆說之故云唯吉事無所說笏也既搢笏於帶必盥洗其手謂須預潔淨雖有執事於朝不須盥矣造詣君前而受命則書記於笏笏畢用謂事事盡用笏記之故因而飾以爲上下等級焉

長樂陳氏曰見天子也入大廟也射也皆禮之不可忽者故不說笏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笏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禮書）

嚴陵方氏曰重莫重於見天子難莫難於射二者猶不說笏則餘可知矣說與武王不說冠帶之說同君當事則說

笏所以逸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小功之喪悲哀殺矣事不可不記也故不說笏及當事而免之時則悲哀極矣不暇記事故說之搢笏必盥手及有執事於朝亦弗再盥於朝之嚴猶不再盥餘可知矣故以雖言之指言指其事之意而定之畫言畫其事之分而籌之不敢徒手而爲之者嫌其大慤也書已之思則記之將以獻乎上書君之命則記之將以行乎下也此笏所以爲畢用歟

金華應氏曰酒以涚爲新器以滌爲敬手以盥爲潔故祭尊爵者盥不止於一笏之爲用尤重而執於朝亦弗再盥者以其端潔之有素也始而進見則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及其造見受命則又退而書之心思恍惚之間對揚造次之頃謹敬君命慮有廢忘而進退終始皆假笏以書之是不謂之畢用乎

山陰陸氏曰見於天子執贄大宗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是也射亦執贄射人三公執璧孤執皮帛是也雖有所執猶有所搢故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當事雖免猶說笏然則小功不說笏非當事者也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鄭氏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

孔氏曰天子諸侯上首廣二寸半其天子椎頭不殺也大夫士下首又廣二寸半唯笏之中央同博三寸故云其中博三寸也其殺六分去一者天子諸侯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六分三寸而去其一分餘有二寸半在大夫士又從中以下漸漸殺至下首亦六分而去一案玉人云天子杼上此云殺故鄭知殺猶杼也玉人云天子終葵首則

諸侯不終葵首可知經特云其中博三寸明笏上下二首不博三寸諸侯既南面之君同殺其上大夫士北面之臣宜俱殺其下故鄭云又杼其下也

長樂陳氏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然天子之笏長三尺以六寸爲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爲有餘去椎首而計之則於二尺六寸爲不足蓋玉藻所言非天子之笏（禮書）

山陰陸氏曰此言諸侯之笏諸侯素帶終辟諸侯笏度二尺六寸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歟

延平周氏曰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此言笏度二尺有六寸蓋考工記兼其杼上終葵首言之故有三尺相玉書指其終葵首言之此去其杼上而言之若天子無所屈則杼上四

寸而終葵首諸侯前屈則杼上四寸而圜其首大夫前屈後屈則不持杼其上圜其首而又杼其下圜其末三等之制雖殊而其中皆博三寸其殺皆六分去一而止於二寸有五分

新安王氏曰大圭其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寸則不得以爲大圭況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乃曰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是以考工記大圭之制以爲笏未見其可也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而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且笏之度二尺有六寸而其中博三寸其中博不殺則是上下皆殺也其殺六分去一則上下皆二寸有半也其下六分去一則便於搢挿其上六分去一則便於操執而搢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

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乎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幷紐約用組

鄭氏曰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如今衣帶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繂也士以下皆禪不合而繂積如今作幓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此自而素帶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孔氏曰自此以下至皆從男子明帶及韠韍及王后以下衣服等差其文雜陳又上下爛脫今一依鄭註以爲先後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幷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等總論帶之義也今依而解之天子以素爲帶用朱爲裏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裨故曰終辟諸侯唯不以朱爲裏亦用朱綠終裨大夫不終裨但以玄華裨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用孰帛練爲帶用單帛兩邊繂而已繂謂緶緝也下裨者但士帶垂者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裨之士則用緇唯裨嚮下一垂者也居士用錦爲帶尚文也弟子用生縞爲帶尚質也幷並也紐謂帶之交結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天子以下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故云幷紐約用組三寸者謂紐約之組闊三寸也言約紐組餘長三尺與帶垂者齊故云長齊于帶紳謂帶

之垂者紳重也謂重屈而舒申其制士長三尺有司長二尺五寸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長三尺也紳韠結三齊者紳謂紳帶韠謂蔽膝結謂約紐餘組三者俱長三尺故云三齊也大夫大帶四寸謂合素爲之廣四寸雜帶雜猶飾也飾帶君用朱緑大夫用玄華士用緇也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謂用單練廣二寸繚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凡帶謂有司之帶有綷謂其帶既禪亦以箴緶緝其側但綷襵之而已無別禪飾之箴功故云無箴功鄭註人君充之者充滿也天子諸侯飾帶從首及末徧滿皆飾故云充之大夫但飾其帶紐以下至於末

山陰陸氏曰搢笏於此故連言之非脫爛在是也即承天子朱裏終辟則不辭士言練大夫言素相備也相備而於士言練則大夫以上宜有素者也士練而後能率下辟帶以束縛辟之事也而辟有降殺紐若今繫條用環并紐謂以二色爲之然則并紐與約用組蓋弟子之飾

長樂陳氏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下辟其飾或朱緑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下辟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緑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緑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緑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下文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綷而已無刺繡之功也以至并紐約組三寸再繚四寸紳

鞸結三齊皆天子至士所同也夫所束長於所飾則失之太拘所飾長於所束則失之太文紳鞸結三齊然後爲稱則有司之約鞸蓋亦二尺五寸歟古者於物言華則五色備矣於文稱凡則衆禮該矣鄭氏以華爲黃以凡帶爲有司之帶以率爲士與有司之帶以辟爲裨以二寸爲士帶廣以至大夫以上用合帛士以下襌而不合皆非經據之論也居士錦帶然則所謂居士即命民錦以其有備成之文也居士即處士也有守節而不仕者有成材而未仕者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鄭氏謂賓介處士也鄉射禮徵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鄭氏云君子處士也此蓋處士之未仕者歟（禮書）

金華應氏曰管子曰處士就間燕則士之未仕者也然書曰越百姓里居則居士非特窮而在下者也抑士有學成德尊不屑仕而君就命之後世命隱逸之禮即所謂飾車衣錦之命民歟然士賤縞布帶乃其常耳退居而有錦帶亦衆尊而奉之歟

嚴陵方氏曰辟讀如開辟之辟天子諸侯始終皆辟者象其德廣所及始終如一也蓋爲帶必有以裨其旁固有開而廣之之意矣上有而字蓋衍文無諸侯字疑脫之也帶之體用素者示其有潔白之德以約其身帶之裏用朱者示其有含陽之德藏於密下言雜帶君朱綠則兼大夫諸侯言之其所異者諸侯得以朱爲表而不以之爲裏耳凡帶繚於要者爲鞶垂於前者爲紳天子諸侯終辟則自鞶至紳皆辟也大夫垂則辟其紳而已於鞶則否也士下辟則紳之下而已於上則否也自天子至於士則降殺可見矣至於以潔白約其身無貴賤一也故悉以素爲體焉率

者循其經緯之理而攝之也言士如此則舉卑以見尊下言凡帶有率無箴功則知率固不止於士矣居士有由中之良貴則服錦帶以象之弟子有受道之素質則服縞帶以象之亦惟其稱而已或曰縞或曰素何也所謂縞則素縑而已所謂素則凡未受采者皆是也縞則生者而已素則生孰是也前言縞冠素紕此其辨歟然合而言之皆白而已紐則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之則不可解矣紳長制士三尺者則自要而下三尺爲稱故也言士如此則亦舉卑以見尊而已有司謂府史之屬欲其便於奔走之役故特去其五寸焉言大夫帶四寸則亦舉卑以見尊也不言士則以獨二寸故也言雜帶則知素帶之爲純言素帶則知雜帶之爲采矣大夫以玄則失之大質故又爲之華藻焉士緇辟三寸則半大夫之制故也再繚四寸者再繞於要則合爲四寸矣此所以半大夫之制歟凡帶率之而矣故無用箴之功以縫之也然帶之有辟亦用箴矣此所言謂率處無之耳肆束及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者束謂組也以束約故謂之束帶則紳肆故也今也以束帶之制其重如此故令有事者收之走則擁之以示不敢瀆焉有事收之於身以服其勞也走則不暇收之矣姑擁之以手而已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

鄭氏曰韠之言蔽也凡韠以韋爲之必象裳色此玄端服之韠也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韠圜殺直目韠制也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

寸大夫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以上爲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

孔氏曰此一經總明韠韍上下尊卑之制唯有大夫大帶一經廁在其中案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爵韠謂士玄端之韠此云士爵韋故知是玄端之韠也圜殺直者前方後挫角則圜也前後方方則殺也又天子直故鄭云目韠制也公侯前後方是殺四角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鄭註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者案雜記云韠會去上五寸是上去五寸又云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是去下五寸鄭註雜記云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如鄭此言即上去五寸是領也以爵韋爲領故云領之所用與紕同下云所去五寸純以素故鄭註雜記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然則上去五寸是領也下去五寸是純也若然唯去上畔下畔而云殺四角者蓋四角之處別異之使殊於餘邊也其會之下純之上兩邊皆紕以爵韋表裏各三寸故雜記云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韠制大略如此但古制難知不可悉識後挫角謂殺上角使圜不令方也註云正直方之間語者正謂不衺也直而不衺謂之正方而不衺亦謂之正故云間語

長樂陳氏曰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而已以其蔽前則曰韍以其一巾足矣故曰韠以色則曰緼以緼質則曰韎韐考之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於爵弁言韎韐詩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乃言

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芾與韎韐異其名所以尊祭服也君韠雖以朱而諸侯朝王亦赤芾詩曰赤芾在股赤芾金舄是也士雖以爵凡君子之齊服皆爵韠記曰齊則繢結佩而爵韠是也采芑言方叔之將兵韍亦以朱瞻彼洛矣言作六師而靺以韎韐者蓋兵事韋弁服韋弁服纁裳故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韎韐即所謂縕韍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後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韍韋以禮推之周人多以近世之禮待貴者遠世之禮待卑者則鄭氏之說是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韠即芾也古者蔽前一巾而已芾存此象焉以其服在衣之後故有畢之義焉芾又作韍經所謂縕韍是也又謂之韐冠禮所謂韎韐是矣若詩所謂韎韐有奭則韋弁服以之代韠而已說者以祭服曰韍朝服曰韠兵服曰韐蓋無所據至於以韋爲之則一而已士言爵韋者舉卑以見尊也曰君則兼天子諸侯言之矣然詩以赤芾爲諸侯之服者蓋諸侯之在國則朱韍以存臨下之仁在朝則赤韍以示事上之禮故也天子體天以臨下故直公侯法地以事上故方於方言前後則直亦前後可知所謂直則必方矣所謂方則未必直也此其所以爲殺歟

山陰陸氏曰朱爵弁之韠素皮弁之韠爵玄端之韠君主爵弁大夫主皮弁士主玄端如是而後可知亦士言爵韋容君朱大夫素或緣也圜殺直圜前後正殺前後方直前方後挫角天子直方正於天下也公侯前後方殺於天子也大夫前方後挫角下於諸侯也士前後正無所不正也天子直不言前後務廣天子也士前後正前亦挫角於是

爲正

延平周氏曰士賤而無嫌故正雖正矣未必直且方也

禮記集說卷第七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